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三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張曾誥

白孔六帖卷二十五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慶遺十一　慶賀十二
薦獻十三　奉使十四
專命十五　採風謠十六
按姦慝十七　殺使十八
遇難十九　使絕域二十

推薦一　事具舉舊門

白遷喬求友　不遺其友隨武子謀其身不遺其友儒有爵位相先近相待遠相致待致皆謂薦舉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佯狂漢雷

義舉茂才讓陳重刺史不聽義佯狂不應人語曰膠漆不如陳雷

蕭朱結綬 蕭育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世故語曰蕭朱結綬

王貢彈冠 漢貢禹王陽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取捨同也

伐木出谷

拔茅連茹 彙征吉言以類相從也

樂則思之 白虎通

行修而名不章友之罪也 行不修身之罪也家語

義之與比 德必不孤

伸於知己 越石父曰君子伸於知己屈於不知己

人惟求舊 官貴知賢

類聚 彙征

管仲囚於堂阜 鮑叔薦於桓公

引重 魏其侯灌夫一人以友善相引重引重引重猶善薦也

自叶彙征之吉 寧與鶴鳴之義

舉不失職 義在存私

能舉善也 唯其似之

舉不失德人所 其瞻

舉善惟微 知人則哲

文舉之升一鶚 陶洪之拔二龍

薦思

能之士採非常之德國著進賢之賞人思類能之用毛玠當仁克遵徐邈
孔融明敏無棄匡衡任官惟良底祿以德建一官而三物克成舉十
望而四方知勸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文選晏嬰舉穰苴田忌
進孫臏李克貢吳起蕭何獻韓信愛善無遺李吉
甫當國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禿角犀杜悰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
馬故時號禿角犀奉牒丏舉選闕播帝問朕比下詔求賢才又遣使黜陟搜逮所遺須能者用
之若何播曰陛下須求賢又使舉薦然止得求名文辭士馬有道賢人肯奉牒丏舉選耶推引張九齡所
推引皆正人力薦吳保安李蒙馬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託蒙蒙表為判官時保安罷

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見曰願因子得事李將軍可乎仲翔雖無雅故哀其窮力薦之

首薦極論韓愈與陸員外書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辯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論之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

推挽韓文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為之推挽

患難二

白患難相死禮患則死之白虎通

士為知己死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曰士為知己死雖為之死亦何傷哉

偕死吳範與魏騰相善騰當死罪吳主責好諫者死範謂騰曰與汝偕死並免

終始生死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孝友任恤注任信於友道恤憂患也周禮

不恤之刑周禮八刑六曰不恤之刑

不許友以死禮父母在

白首

同歸潘岳與石崇繫獄不為言申屠蟠友人馮雍繫獄豫州黄琬欲殺之或勸蟠救之蟠不行曰黄子琰為吾耶未必合罪如不用雖言何益琬聞釋雍罪也將恐將懼惟予與汝我偏身也交態奔走之友袁紹與何顒孔柳宗元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柳宗元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為禹錫請因改連州吳保安郭仲翔被執蠻之俘華人必厚責財乃肯贖聞仲翔貴冑也求千縑會元振物故保安留嶲州營贖仲翔苦無貲乃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妻子客遂州間關求保安所在困姚州不能進都督楊安居知狀異其故資以行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棄家急朋友之患至是乎吾請貸官貲助子之

義保安大喜即委縑于蠻得仲翔以歸

直其冤 韓文王仲舒碑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自問為計度論直其冤

憂患而不拯其危 朋友之際本以善合貴盛則望以力憂患而不拯其危自保榮華坐觀顛覆可不痛哉昔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也門人皆更名他師而幼孺自劾此所以可貴也窮愁志

姻友憚累 徐晦楊憑得罪貶臨賀姻友憚累無往候者獨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邪有如公異時為姦邪譖斥又可爾乎德輿嘆其直稱之朝李夷簡遽表為監察御史晦請問所以舉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怨棄三

白相謗傳樂轡與華弱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棄予如遺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不棄故舊朋友無大故不相棄流言久不相見聞流言而不信甘醴之壞小人之交甘以壞禮久要不忘平生冨貴易交亦人情耳漢書一貴一賤翟公署門事見上注餘耳之隙張耳陳餘為刎頸之交後有隙耳斬餘泜水上贊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相慕用之誠後相背之戾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友而不心面友也揚子法言噂沓背憎有小怨而不棄又相謗也不自辱焉棄予予皐曰朋友不以是棄予不遺其友隨武子謀其身云云王丹曰交友之難未易言也

張陳隙其末故知全之者少也不我遐棄詩責友鄺寄與呂祿善周勃等令刼其父商使寄説祿令歸相印勃等遂滅呂氏人以鄺寄賣友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有隙故世以交為難也谷風刺朋友道絶也詩朋友數斯疏矣匿怨而友其人東北喪朋伐木廢則朋友缺矣詩朱穆絶交論穆字公叔疾時交遊不篤輕為棄絶故作絶交論嵇康絶交書山濤為三公舉嵇康自代康聞與書絶之也怨及朋友忘我實多孔僖曾祖父子建對崔篆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也離別離羣子夏拜曾子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久不相見嵇呂命駕見相思門贈言老子送孔子見

上注河梁別李陵詩

孔賴寵爭功李訓始鄭注先顯訓藉以進及勢相埒賴寵爭功不兩立然方事未集乃出注使鎮鳳翔外為助援內實猜忌待誅宦官且殺之

効非宰相器齊映始映徵時張延賞遇之善及映相而延賞為左僕射數為映畫事又為所親求官映不答延賞恚既復用即劾映非宰相器貶夔州刺史

爭權不協李適之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即好謂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為愛己而薄適之不親

故友不過門秋草日上階李白書懷贈常贊府

不相恤故友不相恤新交寧見矜贈新平

反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

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馬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韓文柳子厚誌

翻手雲覆手雨杜詩

谷風刺輕薄李白古風谷風刺輕薄交道方險巇斗酒強然諾寸心終自疑張陳竟火滅蕭朱亦星離嗟嗟失惟容勤問何所規

賓友日疎散玉樽亦已空李白東武吟

贈貺四

白

吳季札見鄭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謂其有通財之義

束帛孔子遇程子於路傾蓋贈之以束帛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忠謂衣服歡謂飲食不以

為貪管仲與鮑叔分財管仲每多取之管仲曰鮑子不以為貪知我家貧也晏子脫驂贖越石父罪何以贈之通財孔佩刀玉帶張文瓘為李勣長史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又以瓘疑請勣曰子無嫌若某沈豫少决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撿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厚以裝使入關馬周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解玉帶贈封敖李德裕進太尉敖草其制德裕解所賜玉帶贈之魯縞如白煙五緉不成束臨行贈貧交一尺重山岳李白送劉長史詩贈粟囷應指杜甫水宿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韓愈各拔五色毛意重太山輕李白賄微所費廣斗水澆長鯨同上

死哭五

白我殯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宿草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陳根也謂朞年

寢門子曰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外所知吾哭之野

喪明曾子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

范張白馬范式字巨卿張劭字元伯少為友劭死式夢乃服朋友之喪而赴焉紼日紼母望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必巨卿也式乃修墓種樹而去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絕絃鍾子期死伯牙遂絕絃

贈劍延陵季子返留劍于徐君墓樹而去

吾已傳鄭子皮卒子産哭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注云無人知已之善故曰吾已

出涕子産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舊館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命脫驂而贈之曰予入而哭之

遇於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言主人以禮待已我故出涕有贈

哭朋友於寢門外之右南面

哭所識於野張帷

越界迎喪皇甫規友人喪還規縞素越界迎喪客以規擅違營并州刺史胡方不坐

山濤與嵇康為忘年之友康臨終謂子紹曰山公尚在汝不孤矣

東北巷朋

顏淵死子哭之慟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驢鳴孫楚字子荊與王濟為友濟死子荊哭曰夫子好驢鳴乃作一聲聲體俱似坐客皆笑之

韋泓為應詹服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飢疫應詹營護之詹後為江州刺史卒泓為製服

王戎經黃公酒壚歎曰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嵇阮亡吾為時羈絏今視此近邈若山河也

朋友死而歌莊子子桑扈孟子反琴張三人相謂曰孰能相

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爲友俄而子桑死孔子使子貢往弔或編曲或鼓琴相和歌曰嗟來桑扈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乎貢趨問曰臨屍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棟梁折 晉衛玠卒謝琨哭之慟曰棟梁折不覺哀

死友 趙岐逃難河間變姓名諸北海市中販胡餅孫賓石見曰處士非賣餅者乃開車後戶扶岐上歸白母曰得死友矣

託妻子 朱暉字文季同縣張堪有名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以妻子相託暉以堪先達未敢對後復見及堪卒自候視妻子賑給之

狀皃似友人 孔融與蔡邕友善邕卒後有虎賁士皃類邕融每酒酣引與坐曰雖無老成且有典刑

送喪歸 後漢任末字叔本遊京師教授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躬推車載奉德致於塋所由是知名也

未申連璧之遊 忽軫絕絃之泣

明月臨階空有思

於玄度流波入曲終絕賞於鍾期死而弔者既切子荆之悶生乎愛矣還悲王粲之聲儀禮主喪禮朋友在他國袒免歸則已注謂無主喪者當為之主每至袒時則去冠代之以免舊說免象冠廣一寸以上歸有主則止也如幼弱則衣止也記曰主人三年喪則為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朋友麻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與服緦絰帶檀弓羣居則絰出則否不弔服也朋友有恩相為緦服即士之疑服素冠也孔每至生平故處慨流涕戴胄房玄齡魏徵與胄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往哭其尸王方翼其友趙持蒲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欒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絕友義廢主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禮收葬宴飲設虛位沃饋李勉常引李巡張參在幕

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虛位沃饋之

青春之遊白首相失

韓愈祭薛中丞文青春之遊白首相失

慟諸野

離道琮從嶺表有同斥者死荊襄間臨終泣曰人生有死獨委骨異壤道琮曰終不使君獨留此瘞路左去歲餘遇赦歸方霖潦積水失其殯處道琮慟諸野波中忽若溢沸者道琮曰若屍在可再沸之後湧乃得屍還鄉

歸於所次而哭

文粹永泰中於穆鄂州穿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林州㚖之麗歙州濤或以疾而殁或遇戎於盜韋氏出涕沱若有言曰二刺史之晉之友交也於是歛匕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慼容而已廣喪朋友義崔祐甫

天其喪予

文粹盧藏用陳子昂集序昔嘗與予有忘形之契四海之內一人而已良友殁矣天其喪予

琴筆兩絕

樂天祭微之始以詩交終以詩訣琴筆兩絕

再

哭經過罷離魂去住銷杜甫哭王掄

飲食六

白不盡人之歡以全交也歡謂飲食也 班荆伍舉與聲子祖而言復故也 班荆善班荆相與食

殺雞為黍范式張紹千里相期見上注 投轄陳遵留客飲 共飲

盍簪易勿疑朋盍簪盍合也簪疾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 孔伺相過食飲狀

韋執誼補闕張正一以上書召所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茝常仲孺呂洞往賀之或謂執誼曰彼將論君與叔文鈎黨事執誼即白成季等朋比有所窺望帝詔金吾伺得相過食飲狀悉逐出之 酒食接新

奉詩書誇舊揚州事迹太守仲端畏妻不敢延知韓愈詩 聚香團客謝皓謁之坐久飢甚端入内袖

紫香圃食之 盤殺饋禽殻 韓文聯句

父友七

白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 禮 父之執可以乗其車

不可以衣其衣父之齒隨行 家君投分 侯霸事見馬拒交門注

援不禮梁松 援疾松候之拜牀下援不為禮子孫曰梁松尊貴大人何不為禮援曰我乃父之友

也 嵇紹不孤 見上注 不避梁肉 記曰既葬君食之則食之矣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避梁肉若有酒醴則辭注變顏色則不可 不拜 魏常林伯槐年七歲父黨造之問伯槐曰伯先在否何不拜林曰臨予字父何拜之有 不受父友 解系少連荀勗諸子謂曰與卿為友應向我公

拜勗又曰我與尊先君親厚系曰不奉遺教若先君相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誨非所敢承勗父子大慙而壯

阿戎 阮籍與王渾友渾子戎少籍二十歲每見戎晝日而去謂渾曰與卿語不如阿戎談之也

孔見父執必感泗滂沱 劉審禮父喪見父執必感泗滂沱

五君詠 張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邪與蘇瓌善時瓌子頲為相因作五君詠獻頲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頲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蹇有勲不宜棄外遂遷荆州長史

振起 張仲方生岐秀父友高郢見異之曰是兒必為國器使吾得位將振起之

先君之所友天下善士 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之善士與集焉信讓而大顯道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為端敢悉書所尤厚者附茲石柳宗元先友記

丈人吾父之友 文粹崔祐甫穆氏四子講藝記祐甫不腆幸與使君有郎省之舊考盤在阿歲聿云暮既覿邦君又

適諸子之館使君第三子因見謂曰丈人吾父之友也從事於游夏之門久矣遺之梨栗楊公幼失所怙年六歲時學歸悞入人家乃父執友也二丈人彈棊次見楊氏子戲之曰爾能爲丈人詠此局否楊即詠詩丈人驚撫其背遺之梨栗曰爾後必有文後十八一舉中春官選芝田録在方鎮者交辟之路巖幼慧敏過人及進士第父故人在方鎮者交辟之久乃答

書信八

白八行之書馬融書曰書雖兩紙八行云云三歲之字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置之懷袖中三歲字不滅鯉魚腹中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素書意何如上言加餐飯下言長相思鴻鴈足下蘇武裂帛爲書繫鴈足下天子射鴈於上

林得書云云李陵之答蘇武用嗣德音嵇康之達山濤以絶交道愈風之檄陳琳為太祖作檄書太祖方臥讀之起曰愈我頭風飛箭之書魯連繫書於箭射入城中將得書而自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幣帛見上迴紋竇滔妻蘇氏織錦為迴紋詩以寄滔叔夜懶而不作洪喬傳而是棄見上投水門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寓書子產寓書於子西使告范宣子貽書鄭鑄刑書叔向移書子產咫尺之書廣武君謂韓信曰君若使一介奉咫尺之書注簡牘或長咫尺者也秦二世使遺趙王書不封欲使君臣相疑待詔公車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口占陳遵孟公善書與人尺牘藏以為榮為河南太守召善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

師故人遵憑几口占數百封親疏各如其意河南大驚

不發私書鄧部公廉

後漢杜安字伯夷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後收捕貴戚安開壁出其書示之不罹其患也

心存尺書劉琨上書曰南北迥邈同契奔致云云

袁安初為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事有郵驛私請即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矍然而止

篋封吳志曹公聞太史慈名遺慈書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佇當歸

通草書魏文帝命劉廙通草書廙答曰初以尊卑有踰禮之分是以守區區之節不敢脩草書

陳泰挂書于壁泰為并州京邑貴人寄寶貝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於壁不發其封

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劉弘為荊州每有興發手書丁寧款密人皆感爭赴之曰云云

手答陶侃為荊州州閣外多事千端萬緒罔有遺

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留滯

投水 殷羨洪喬為豫章太守都下士人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水中曰沈者自沉浮者自浮殷羨不為致書郵也

開閑數十 桓溫將以殷浩為尚書令遺書告之浩欣然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溫大怒之

陸機犬 陸機在京久無只中家信犬名黃耳能為我取家信乎犬搖尾而去卒達家信

搜得書 蜀郡太守因計吏脩敬於曹騰益州刺史种暠於函谷搜得箋奏騰中臣外交請免官治罪帝曰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

黜竄 曹公與韓遂書多為黜竄如遂改定之者馬超愈疑

孔工為尺牘 殷嶠以字行涉以書工為尺牘

雉兎遍遺幕府人為書 段成式侍父于蜀以雉兎遍遺幕府人為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復用者衆大驚

封一笥書 吉頊傳初太原溫彬茂死高宗持封一笥書誘妻曰吾死後須年及

垂拱獻之垂拱初妻上其書言武后革命事不作草字席豫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不發蘇瓌歷明歙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從不得入與諸子書顏真卿李希烈陷汝州真卿往諭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簡緡寄書惟在頃無否簡與緡韓愈詩

數幅遺我數幅書繼以藥物珍贈元十八書勸養形神同上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得足下陝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韓答侯繼且寄一札書令余解愁顏李白自梁園見魯公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杜述懷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上但蒙寒溫問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溫問乏愛不救溝壑辱道州手札適復

至紙長要自三過讀杜詩杜裴道州手札不接而喻山川匪遐事使之遠形不接而喻者莫賢乎書夢得古人為書多書於縑呂向文選中有尺素書注光啓別紙唐盧光啓受知於祖庸張濟每致書上疏允一事別爲一紙風塵荏苒音書絶杜甫宿府一聲何處送書鴈杜甫詩縉在鳳翔作書與別又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王維傳自謂主盟遣將軍張仁則致書於帝帝覽書笑曰宻陸梁不可折簡致之見本傳晉王數困欲與梁和使李襲吉為書諭梁辭甚辨麗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嘆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使吾得之傳虎以翼也顧其從事敬翔曰善為我答之及翔所答書辭不工而襲吉之書多傳於世五代李襲吉前後緘書報

杜本漢中王手札 鄰舍煩書札 杜詩王十五前閣會 折書放床頭涕與淚

垂泗 韓愈寄皇甫湜 飛書 飛書白帝營斗粟杜甫錦樹行 音書從此稀 杜甫贈韋贊善別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

施惠九 施食附

白春頒秋斂 用粟 賙賜 周禮 請粟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 積而能散

年雖大殺衆不恇懼 恇恐也謂以法惠救之 上惠必及下 禮 小人懷惠 惠下之道 禮 周人尚施分散者仁之施 財聚則民散 民散則財聚 仁者以財發身 義濟物也 不仁者以身發財

豐凶不時聚斂有與適時以權救物惟道匪頒匪非也頒分也又讀為分頒時頒竝周禮博施濟衆見下賑貸門注貸而不書司城氏施而不德竝賑貸門饋粟子皮事見上注隱人多取食焉子家謂季孫云隱人謂窮困人為粥衛國凶飢公叔文子為粥與國之餓者簞食靈輒餓趙宣子為簞食以與之義由獨斷惠必同沾惠以救災義而濟物好施惠孟嘗君與客語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已使人存謝獻遺其親戚父任散施郤愔字方回好聚斂積財雖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字景興一字嘉賓好施一日散與親戚悉盡也俸錢贍貧第五倫事見俸祿門後漢劉翊字子相旅有張季禮奔師喪遇寒毀頓滯道路翊以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禮意是翊也後詣還車翊

閉門辭行不與相見

不合施家施不及國傳大夫不收公利不敢作福臣無有作福作威書

免官晉鄭攸為郡時擅開倉賑貧桓彝劾之

矯制漢河內傷水旱父子相食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以救之及歸汰免官罪武帝賢而釋之

博施之人專達之責

積而能散誠謂發身

私不及公豈宜作福

歲凶諒可恤人家施不應及國

散以家貯以其公利

毀家紓難猶謂盡心賑窮救災

豈宜獲戾

情且涉私美將歸下

茍徇便宜則非專達

所司以未有君命何其速與

使者以茍利國家專之可也

示不敢專禮

嗇則濟物

宜哀萊色無肆矜言

命未及於匪頒罪寧逃於擅發

掠美竊恩

恤貧振廩

鄧攸雖見免官**矯制**開倉汲黯猶聞釋罪**王望**字慈卿行部見飢者裸形草食以便宜輒出其所在粟布為糧作衣將議罪鍾離意不罪之也**劉頌**字子雅奉使見飢人上表請振貸不待報貸之而行除名

孔輕財好施陳子昂輕財好施

分給親故洎麾下裴行儉帝賜都支資產四金三千餘物槖駝馬牛稱是行儉分給親故洎麾下數日輒盡

賙急令狐峘貶衢州別駕刺史田敦峘門生也與峘昧生平至是迎拜分俸半以賙給之

家無餘貲蘇頲性廉儉奉廩悉推散諸弟親族家無餘貲

所得俸物賙急親族李元紘所得俸物賙急親族

問餉沈傳師問餉姻家故人

賑姻舊之乏盧邁所得廩賜皆賑姻舊之乏

散施妻子告不給樊宗師家饒于財悉散施姻舊賓客妻子告不給宗師笑而不荅

周急崔鄲不藏貲有輒周急親舊

益

務施與李瀚居父喪家本饒財姻屬來𠂤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略盡喜施貸李勣與其父蓋皆喜施貸所周給無親踈之間散金三千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李白上裴長史散金數惠唐舊史魏元忠請歸鄉拜掃特賜錦袍及銀千兩給十騎四人手敕曰衣錦晝游在乎茲日散金數惠諒屬斯辰元忠至鄉里竟自藏其銀無所賑施

施饋十 賑施附

白君子以施祿及下易稱物平施用數錫厥庶民數分也書先王子惠困窮惠鮮鰥寡周禮遺人掌其委積以待施惠懷子好施士多歸之欒盈也傳在禮家施不及國歌舞陳氏之施人歌舞之博

施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魏成食祿千鐘什九在外什一在內　馬援散財馬援田牧有牛馬羊數千穀萬斛歎曰殖財貴能散施否則守錢虜耳乃盡頒故舊　王丹務周給後漢　寇恂字翼所得祿賜施朋友故人曰吾因士大夫致此豈可獨受耶　君子以振民育德易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周書　陳錫哉周能施　出公粟傳宋飢司城子罕請於公出公粟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不作記籍　施而不德　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陳氏家量比公皆加之也　施取其厚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年自七十已上無不饋貽也　與爾鄰里鄉黨乎夫子謂原憲　惠而不費　漂母哀王孫饋

食韓信 成詔入穀賑貧者賜直 義穀後漢黃香為魏郡年飢分俸祿賑貧人豐富之家各出義穀 樊重假貸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 載穀糧竇武得兩宮賞賜悉與親族及載穀糧於路以施民也 梁高字伯夏載粟於城門與貧餒者不宣己惠 散軍糧舒仲應以袁術軍糧散給飢人術曰足下欲獨受天下重名乎 餼國人粟鄭子罕卒子展以子罕之命餼國人粟一鍾在喪故假父命也 與人者不曰來取禮 妄施莊子屠羊説從楚昭王出亦不受賞曰豈使吾君有妄施之名 指囷魯肅子敬不治家事以散財賑窮結士為務周瑜為居巢長過肅并求資糧肅時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奇遂定僑札之交也 姊助分施駱統君緒事嫡母謹時人多困乏統為飲食與之衰少其姊仁愛問知之曰何不告我乃以私粟與統并告母

使分施也

散父米　吳全琮子璜父柔使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琮皆散施空船還父怒之琮曰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有倒懸之患不及啓報父奇之

孔郤州縣饋遺　廣德公主下嫁于琮從琮貶韶州郤州縣饋遺

不受　莊淑公主下嫁杜悰出為澧州刺史主與偕州縣供具拒不受

饋鹿　裴休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饋十羊　楊晟王建使王宗裕率騎五萬圍晟遂約降建饋十羊晟曰以我為机上肉乎不出

饕葛　周寶奔牛埭高騎饋以饕葛飄其且亡也寶抵于地曰公有呂用之難方作無誚我即奔常州

多饋金帛　鄭餘慶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誡使曰是家貧不可妄求取議者或詆其沽激餘慶不屑也

韓信所以感推食之恩申戰勝

之威文粹柳冕論文武書

慶遺十一

白詒我佩玖　雜珮以贈之　不敢稅記曰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與人者不曰來取禮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問猶遺也禮

狄滅衛衛人廬于曹齊桓公歸以乘馬祭服五稱歸夫人魚軒　宋公子鮑見上晉重耳及曹僖負羈饋盤飧寘璧焉注云寘飧中恐人見也云無境外之交故也　晉人誘士會將行繞朝贈之以策　饋孔子

豚陽貨欲見孔子使孔子來拜之君子於有饋者不能見則不視其所饋注謂有疾不見則不納厚往而薄來不過具食器漢鄭莊性廉不治產然饋遺不過食器注謂一盤食也江都王建遺越繇閩侯錦帛閩侯亦遺荃葛荃葛今之布或曰細葛也朱邑為大司農無東脩之饋尹翁歸為市吏不受饋遺百賈畏之人訟亭長受米肉卓茂為密令不坐問所由晉陶侃為荊州有奉遺者皆問所由若力所致雖微必喜慰賜三倍若非禮得之即厲聲呵辱還其所饋人於是勤於農恐以財貨汚君朱暉文季太守阮況欲市其牛暉不從況卒暉乃厚賵曰前者恐以財貨汚君魚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莊小惠未徧受饋不謝

劉般時人嘉其志行競以穀帛遺之般而不謝云待後貴當相酬也

楚王老有嘉惠 恤老也

不受 太祖徵華歆賓客故人送行贈遺數百歆不拒密題識臨去謂曰恐懷璧為害願諸君為之計衆乃知之各留其贈

又 羅含君章父宰新淦後含到縣縣人以含舊宰之子咸致賂遺不拒及歸悉封留而去

又 于寶與翟陽船貴之買絹寄還本為惠反煩之益愧歎也

旦發暮還 晉荀晞道將在兖州見朝政亂懼害每得珍物貽都下親貴去五百里恐不鮮美求得千里牛旦發暮還

漂母饋飯 僖妻饋飧

孔奉賜悉遺親黨 李勉位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

賂遺得權幸心 李聽罷為太子少傅聽素以賂遺得權幸心故多為助力

歌兒狗馬金貝踵疊其門 楊國忠遠近饋問閨稚歌兒狗馬金貝踵疊其門

幃頭紗 元和大和已來左右中尉或密以幃頭紗贈清

望者則明晨必有爰立之制出南部新書

四方賂遺歲積鉅萬 五代晉臣桑維翰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

贈遺潘渥 襄武郡王琛初與太常卿鄭元璹持女伎聘突厥始畢可汗約和親始畢禮之贈遺潘渥

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 杜暹自弱冠誓不通親友獻遺以此終身

慶賀十二

白不知所賀 子玉治兵于蔿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蔿賈後至不賀曰不知所賀子玉過三百乘不能以入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傳

婚禮不賀 人之序也

賀取妻者 曰聞子有客使某脩

慶弔相隨

里舍賀生男 盧綰父與太上皇同里善高祖與綰同日生里

中持牛酒相賀兩家子長相愛里中喜兩
家相善子同日生又相愛復賀兩家也

賀錢萬 呂公善沛

令從人避仇豪傑聞令有重客皆往賀不
滿千錢坐堂下高祖紿謁者曰賀錢萬

馬援軍還 故人

多迎勞平陵人孟冀名有謀於座賀
援援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也

相慶孔受弔不受

賀 岑文本為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荅曰非勲非舊責
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

三慶 酷吏郭弘霸時大旱弘霸死而雨又洛陽橋久壞
至是成都人喜后問群臣外有佳事耶司勲郎中
張元一曰比有三慶旱
而雨洛橋成弘霸死

背著牀瞑 來俊臣斬于西市人
皆相慶曰今得背著
牀瞑
矣

賀聲盈耳 柳宗元送
蕭鍊序

拜慶寧覲光耀族屬 送班孝
廉序

高堂稱慶里閈更賀 方將高堂稱慶里閈更賀曳裾
戎冠禁南諸侯之邦送兆論

朝

野相賀李義府流朝野相賀泥金帖子新進士每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於家書中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也天寶遺事制下士相賀於朝楊綰遷吏部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之載得罪綰同平章事制下士相賀於朝宗戚詣慶鄭肇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歸與妻子相慶裴諗為翰林承旨適會帝幸其院諗即稱謝帝曰可歸與妻子相慶取御奩果以賜諗舉衣跽受帝顧宮人取巾裹賜之洒然相賀徐有功起為左肅政臺侍御史天下聞有功復進皆洒然相賀清朝燕人杜甫賀陽城郡王太夫人加恩

薦獻十三

白水潦降不獻魚鱉禮獻鳥者佛其首為其喙害人也佛戾也獻

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胄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熟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　獻人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加猶也）犬則執緤左牽之　守犬田犬擯者既受乃問犬名　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牽之）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胄器則執蓋弓則左手屈韣執拊（韣弓衣也）劍則啓櫝加夫襓與劍焉（注櫝劍函夫襓劍衣也）　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　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傳

楚樂伯使攝叔奉麋獻馬獻叔也士有獻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後對獻金玉曰致馬資於有司居山不以魚鼈為禮居澤不以豕鹿為禮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獻禽之未至言未至獻禽之時也問物所由閻佩事見上注西旅獻獒書頡考叔有獻於莊公而諫之傳孔獻女伎齊國昭懿公主憲宗即位獻女伎帝曰太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還之饋獻精腴邱和拜代州刺史煬帝北巡和饋獻精腴獻繒錦崔寧反代宗詔宰相杜鴻漸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平其亂會寧遣使至獻繒錦數萬辭甲甚約鴻漸貪其利遂入成都四方獻饋不及門劉瞻四方獻饋不及門門無饋餉李珏獨無所獻李峴吳王恪孫也玄宗幸溫湯甸內巧供億以

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漢文罷獻詔還駿騈纍輅徐驅馬用千里翟裘既焚筒布則毀文粹李德裕罷獻箴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為老子浮屠解祷事裒以謂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靡侈不急而節度使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于民是斂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上嘉納常裒者

傳幽燕使者幽燕通使者杜甫送路使君

奉使十四

白銜君命而使　祇役勤王　臣能承命為信　死而成命臣之禄也下臣獲考　解揚成命死又何求使乎使乎善之道也

指使六十日青指使時使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皇皇者華于彼原隰詩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四牡騑騑周道逶遲怵惕奉公咨諏問政載馳載驅使四方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使適四方周官曰擇任而往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傳遽之臣以車馬給使也七十者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行役以婦人二星入蜀李郃占知之千里程漢舊儀奉璽書使者乘馳傳日夜千里為程也周官行人漢儀使者不制以辭說苑曰明君之使臣也任以事而不制以辭奉辭復命朝受命而夕飲冰

執圭禮大夫執圭而使者以申信張旌儀禮使者及境張旌謁門人謁告也軺車驛騎星駕皆使車也周禮達八節使四方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飾之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敏審於事輕幣敬使傳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相季武子以禮故也承君命不忘敏叔向曰遠罷有後於楚宜哉承君命不忘敏任賢使能周禮云凡為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急君使也肅肅宵征夙夜在公詩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遇疾公羊傳曰公子遂如齊至黃有疾而還大夫以君命出聞父母喪徐行而不反況病乎注聞父母喪不忍疾行君使人追之也又穀梁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注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

尸將命令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尸造于朝大夫聘未至而卒則既殯而造于朝介將事也使者旁午旁午謂一縱一橫也蓋使者縱橫也漢書牛軒之使鳳舉班固君子于役星言夙駕詩周禮夷使四夷之使有徵事奉使四方徵師役也使縱橫之流蓋出行人之官受命不受辭不辱君命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尚讒而棄信也人事之患陰陽之患葉公諸梁使齊問孔子曰王使諸梁甚重齊待使者甚敬事不成當有人事之患事成必有陰陽之患注云人患雖去喜懼戰于心固以結冰炭於五藏矣吾饗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乎宜重選溫嶠字子真上疏曰選使宜重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三品請治行鄭莊事見行旅門朝冒霧露晝被塵埃夏為

大暑暴炙冬為風寒偃薄朝受命夕引道蘇武丁年奉使皓首而歸

廢命弃事不忠廢命非敬弃君之命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樂祈以君命越疆而使宋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乃執之晉執之也廢職弃命臣節無失寧念解揚之忠君命不恭宜及樂祈之責既辱君命是速爾尤後漢李郃為漢中戶曹吏時竇憲納妻郡國有禮事錢郃諫太守竇憲危亡可匃與交通不聽遂自請行許之所在停留以觀變至扶風憲就國自殺友黨悉誅與交通者免官唯漢中不預行人失辭　使而失命　召而不來是稱奸也

獻空籠齊使淳于髡獻鵠于楚出郭門飛其鵠揭空籠徃曰臣過上水不忍鵠之渴飲之遂飛去欲買

代之是歟吾王也云云楚王曰善哉得予言倍於鵠矣

後漢鄭興奉使私買奴婢左遷蓮勺令

憻慢孔神情爽拔可使捕李義琛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名不立太宗召羣御史至日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捕義琛往數日獲賊帝喜為加七階

子昂三事陳子昂對三事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中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任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彊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為使故輶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有遣使之名無遣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使令百姓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

撿取庫錢蘇頲撿校益州大都督長史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撿取庫錢市錦半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頲不肯予因上

言遣使御命先取不急非陛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顒公在遠回得忤上意顒曰不然明主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以遠近

處決平恕 馬懷素以十道使黜陟江西處決平恕

幽鎮宣諭 温造為幽鎮宣諭使賜緋衣至范陽總櫜鞬迎造為開示禍福劉總懼矍然若兵在頸時劉總比年上書請覲使問行期乃不報務宗曰卿為我行諭意

奉使稱旨 盧羣淮西吳少誠擅決司洧水溉田使者貴順恭恪所以為順也專命廢順雖利何有為陳古今止之不奉詔命羣臨詰少誠曰是於人有利羣曰臣道成敗事逆順禍福皆有効所以感動之少誠竦然奉使稱旨

宣布天子德意 李靖授嶺南撫慰大使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則無以變風即率兵南巡所過問疾苦延見長老宣布天子德意遠近懽服

寧朔大使 寶静改夏州都督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為寧朔大使朕無北顧

憂矣**多振宽滞**劉祥道詔巡察關內道多振宽滞**毬場宣詔**崔從遷右丞王承宗請割德棣而遣子入侍也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狠譎非單使可屈次魏田弘正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趍鎮集軍士毬場宣詔為陳逆順大節禍福之効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貌愈恭至泣下即按二州戶口符印上之**動搖山岳震慴州縣**韋思謙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山岳震慴州縣為不任職**復十道使**張廷珪請復十道使巡視州縣帝然然納之因詔陸象先等分使十道**至震畏**韋見素天寶五載為江西山南黔中嶺南道黜陟使繩糾吏治所至震畏**單使弄頰**李軌會安脩仁兄興貴本在長安自表詣涼州招軌帝曰軌據河西連吐谷渾突厥今興兵討擊尚為難單使弄頰可下邪興貴曰軌戚彊誠然若曉以逆順禍福宜聽如憑固不受臣世涼州豪望多識其士民而脩仁為

軌信任典事樞者數十人若俟隙圖之無不濟帝許之

請馳傳行天下 宇文融自請馳傳行天下事無巨細先上勸農使而後上臺省須其意乃行下融所過見高年宣天子恩旨百姓至有感涕者

魏博宣慰 孔巢父為魏博宣慰使巢父辨而才及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開曉其衆是時悅久不臣下皆厭亂雜然喜曰不圖今日還為王人酒中悅起自陳騎射工曰陛下見用何敵不摧巢父曰若爾不蚤自歸乃一劇賊耳悅曰能為劇賊豈不能為功臣乎巢父曰國方多虞待子而息悅謝馬數日田緒殺悅遂與大將刑曹俊等聽命巢父即以緒權知軍務紓其難

勞問循慰 奚陟貞元八年遷中書舍人於是江南淮西皆大水詔陟勞問循慰所至人人便安

使者趣戰 哥舒翰帝趣翰出潼關復陝洛從國忠之言使者趣戰項背相望

持節直入其軍 李鄘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囚監軍迫建封子愔

主軍務帝以鄜剛敢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士
喻以禍福出監軍獄中脫桎梏使復位衆不敢動悟即
上表謝罪稱留後鄜曰非詔命安得　賜金紫持節　袁滋
輒稱之削去乃受即還稱旨遷郎中　韋皋
始招來西夷異牟尋內屬德宗選郎吏可撫循者皆憚
行至滋不辭帝嘉之擢祠部員外郎兼御史中丞賜金
紫持節往踰　願得天子一節　柏耆王承宗以常山叛朝
年還使有指　廷厭兵耆杖策詣淮西行
營謁裴度且言願得天子一節馳入鎮可掉舌下之度
為言乃以左拾遺往既至以大誼動承宗至泣下乃請
獻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　敕使　柳公綽奏比館遞匱乏
耆左拾遺由是聲震一時　驛置多闕敕使衣緋紫
者所乘至三四十驛　有專對才　于頔為吐蕃計　巡邊　程
黃綠者不下十數　會使有專對才　异
同平章事明年西北軍政不治儀置
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　固辭　元行沖出為岐州刺史兼

關內按察使自以書生非彈治才固辭

分道賑贍 劉憲父思立在高宗時為名御史于時河南大旱詔遣御史中丞崔謐等分道賑贍思立建言蠶務未畢而遣使撫巡所至不能無勞餞

花鳥使 呂向帝遣使釆擇天下姝好納之後宮號花鳥使向因奏美人賦以諷

遂使乘驛視吾饑人 杜牧作榷審制

慰撫流散宣導恩澤 同上

行營宣慰 元和中憲宗緣淮西久未成功遣尚書左丞許孟容行營宣慰令面詰責光顏重胥一月內平賊贊皇一品集

布宣天子德澤魏人歡服 裴度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洪正效魏博六州于朝憲宗遣度宣諭洪正知度為帝高選故郊迎趨跽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宣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還拜中書舍人

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杜甫東樓詩

㕔僮單騎 張薦顏真卿為李希烈所拘遣

兄子峴及家僕奏事皆留內侍省不得出薦上疏曰去正月中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出不宿於家親黨不遑告別介副不及陳請孱僮單騎即日戴馳

出使者冠蓋相望 李嶠上疏朝廷萬機非無事而機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已置使則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傳驛減矣請率十州置一御史

李素立 見名字門

專命十五

白卿非君命不越竟 傳 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

不制以辭 說苑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以事不制以辭

專對

苟叶盡忠之節 難科專違之辜

違命析券尚不論辜 馮驩

矯制發

倉猶聞釋罪汲黯使者誠為擇利或人未可與權行人將欲敗謀難從膠柱鄧攸免官見上遂事公羊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遂事也使者受命不受辭馮奉世陳湯矯制見軍矯制門汲黯發倉見不合施門徐偃鼓鑄博士徐偃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張湯劾至死偃以春秋之義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詔終軍問罪詰曰古者諸侯國異俗百里不通故有不受辭專可之宜今萬國為一天下同風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在國家不足為利害而以安社稷為辭何也矯作威福以干名譽罪重而所就小偃即死不至而反汲黯字長孺上使視東越相攻不至吳而反曰越人相攻不足辱天子之使受賂范雎從須賈使齊齊王賜金須賈以告魏齊齊以雎告國陰事得金擊雎折脅拉齒又

南越王賜陸賈橐中裝直千金

又 司馬相如使蜀時受金失官

作徒衣 鍾離意子阿部送徒詣河內時寒徒病不能行意移牒屬縣使作徒衣縣上狀意亦具聞帝善之

施惠 孟嘗使魏子叔邑三萬不致曰有賢者轉假與之矣後受施者自剏明孟嘗不反也

雖有君命 何其速也

苟利國家 專之可也

示不敢專 禮

義有隨時 恭無專命

士匄侵齊及穀聞齊侯卒乃還禮也 嫉其不待君命為失禮故明言其禮也又善不伐喪也傳

孔矯詔 則天皇后武氏有上封事言嶺南流人謀反者太后遣攝右臺監察御史萬國俊就按得實即論決國俊至廣州盡召流人矯詔賜自盡皆號哭不服

臣道貴順 盧羣

銜命北闕撫寧南方 苟利國家專之可也李陽冰上李大夫書

採風謠十六

白奉茲星使採彼風謠後漢和帝分遣使者各至諸郡觀採其風謠勤宣帝命敷求人瘼使從俗從所宜也風俗通曰周秦帝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採異方言還奏之藏於私室周適四方巡行風俗漢分八使觀採方言省問國風圖寫山川後漢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慰撫北狄所過皆圖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奏之漢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周舉杜喬欒巴張綱等分天下刺使二千石有贓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墨綬已下使輒收舉號八俊舉賢史鄭安平採范睢亡匿奉使謁者王稽至魏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稽問曰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其人有仇不敢晝見乃夜見之稽

遂載入秦暴勝之為直指使至勃海聞雋不疑賢遣卒為秦相 又 使請不疑相見薦諸公車拜青州刺史

舉賢使 漢武使博士循行天下舉獨行君子士有特招使者之任也注士有異行須特招也

觀風

孔五術察風俗 陸贄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察風俗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

遣御史察風俗 則天光宅元年十二月戊子遣御史察風俗

發輶軒 文粹皮日休霍山賦序所至州縣山川未嘗不求其風謠以訟其文章上發輶軒使得採以聞

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 陸宣公奏議諸道貢珍遞私別庫試詢候館之吏兼採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讟或醜肆謳謠

容其身到屬縣 李嶠請率十州置一御史容其身到屬縣閭里督察姦訛采風俗然

後可課其成功

按姦慝十七

白徼于有位　提舉國章糾逖王慝奉辭問罪　暴勝之持斧以懲姦漢武帝末盜賊羣起拜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張綱埋輪

京師振悚張綱在八使廵行中年少官卑受命埋輪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梁冀

京師振恐范滂攬轡天下澄清滂請為詔使案察冀州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後漢

提振綱紀案察奸究晉王導使八部從事之部顧和君孝在數中還同時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得失和獨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為政寧有漏網何緣有所察也孔智足以

照姦陳子昂三事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若擇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使　繩糾吏治
韋見素天寶五年為江西山南黔中嶺南道黜陟使繩糾吏治

殺使十八

白不廢命附　樂祈不敬雖聞可討之辭宋樂祈聘晉未致君命而飲酒范獻子曰不敬二君不可不討遂執之　伯蠲無辜終貽非禮之誚晉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虔執使臣將以釁鼓楚伐吳使弟蹶由犒師楚靈王執之將以釁鼓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不假道于宋舟曰我則必死王曰殺汝我伐之見犀而行犀舟之子託其子而行示必死傳　及

宋華元殺之 不廢命晉使解揚如宋曰晉師悉起將至矣楚子執之使反其言解揚許之乃見宋人遂致其君命楚子問之對曰云云遂赦之 又 魏闇温伯儉時馬超圍冀城急州遣温密出告救於夏侯淵為超所獲超使言於冀城云東方無救温偽許之乃將至城下曰淵軍三日至勉之勉之遂殺之 又 劉整鄭為諸葛恪所獲事與上闇温相類 又 後漢寇恂子翼擊高峻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欲斬諸將以為不可恂不聽斬之峻即日降諸將問之恂曰文峻之腹心殺之則峻亡其膽所以降耳諸將曰非所及也 孔 孔巢父 李懐光據河中帝復令巢父宣慰罷其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懐光素服待命巢父不止衆忿曰太尉無官矣方宣詔乃譟而合害巢父并殺中人啖守盈 劉悟斬使者 藩鎮劉悟李師道被討使將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樂為用悟徙營潭趙魏師壁阿井或言悟且亂

不如速去師道遣使兩輩來責戰客語其副張遲使斬悟使者與遲屏語移時悟疑之遲以情告悟乃斬使者

李希烈害顏真卿

希烈拘送真卿蔡州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遂縊殺

吳溆被害

朱泚反溆齎詔見泚具道帝不疑而泚業僣逆留溆客省不遣卒被害

縱使者戕之

統葉護可汗明年射匱使使來以葛薩邦有世憾請殺之帝不許羣臣曰存一人失一國後且為患秦王曰不然人來歸我我殺之不祥帝又不聽宴禁中酒酣至中書省縱使者戕之不宣也

吾行必不免

周世宗征淮李景懼遣王知卿求和又遣鍾謨稱臣不荅乃遣王崇質副孫晟奉表謨與晟皆言景願割六州之城世宗已取滁揚諸州因留使者不遣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及崇質還而

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會重進以景蠟書來多斥周過惡由是發怒曰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叔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神色怡然

遇讎十九

白子夏曰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子曰仕不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 禮 以私害公非忠也 傳 奉辭成命必念解揚之忠 損怨避仇宜寡趙襄之怒 虐我則讎誠謂一之已甚 銜君之命且宜兩不相傷 未復命於飲冰寧報仇於劇刃 皇華奉命白刃相讎 魯使敬叔弔滕伯惠伯為介及郊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注懿伯惠

伯叔父也忌怨也惠伯不以私害公故遂入 捨則崇讎報為與夫失節廢命斷恩 爭其

居兄之仇避為不弟 私讎不及公傳見讎不殺雖類寬身受命而行亦宜獲考傳不可以見讎而不殺又曰下臣獲考獲考謂事得成 孔使者

屢覘休璟唐休璟吐蕃來請和既宴使者屢覘休璟問馬對曰洪原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異擢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

使絕域二十

白蘇武漢使匈奴十九年不失節歸為典屬國 傳介子以馬監求使大宛因詔責樓蘭龜茲遂斬之還封義陽侯 帥張騫使外國窮河源封博望侯 請使絕域路溫

舒請使絕域暴骨方外盡臣下節太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以言無可取 請長纓以覊縻終軍請使拜諫議大夫使南越而云云 定遠侯班超見志節門 陸賈使南越南越王尉佗內屬賜賈橐中裝直千金 使於四方不辱君命 丁年奉使白首而歸李陵與蘇武書

單車之使漢詔求才可使絕域 落蕃田令因王事落蕃未還有親屬同居者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還之日隨便充給即身死王事者子孫雖未成丁亦不追戰場人篤疾亦不追咸聽終身也 沒蕃人還戶貫令沒蕃得還及化外歸朝者所在州鎮給衣食具狀送省奏聞化外人於寬鄉附貫安置落蕃人依舊貫無舊貫任於近親附貫也 出禮義之鄉入無知之俗李陵書

漢使王烏窺匈奴匈奴請漢使不去節不黥面不入穹廬烏習胡事乃去節黥面單于愛之遣

子入侍後使楊信不去節坐穹廬之外**求還**班超仲叔久在絶域思土上疏願生入玉門關帝從之

千里有不歸之魂殊鄉有哀苦之事**隨絶域之聘人**領天隅之歸客**孔**

入蕃會盟李揆為盧杞所惡用為入蕃會盟使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明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揆者不敢辭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耶**董晉**李涵持節送公主於回紇署晉判官回紇恃有功見使者倨因問歲市馬而唐歸我賄不足何也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為市為爾賜者不已多乎衆皆南面拜不敢有言

食鐵石人和逢堯突厥嘿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報可嘿啜遣貴近頡利來曰詔送金鏤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雖得公主猶非實請罷和親欲馳去左右色動逢堯呼曰我大國使不受辭我可輒去乃牽持其

人謂曰漢法重女壻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為貴可汗乃貪金而不貴信邪嘿啜聞曰漢使至吾國衆矣斯食鐵石人不可易因備禮

諭罷可汗兵 鄭元璹劉武以見可汗為斂髮南面再拜周將宋金剛與突厥處羅可汗掎角冦汾晉詔元璹諭罷可汗兵不聽乃進為武周援會暴疾其下意元璹寘毒因之處羅死頡利留帳中數年既許可汗婚元璹始得還帝勞曰卿不辱於虜可輩蘇武張騫矣

突厥 崔敦禮回紇吐迷度為下所殺詔往綏定立其嗣而還敦禮通知四夷情偽其少慕蘇武為人故屢使突厥前後建明允會事機

諭天子威德贊普順說 韋倫德宗嗣位選使絶域者擢倫太常少卿充和吐蕃使倫至諭天子威德贊普順說乃入獻還進太常卿

使回鶻 柳晟為將作監使回鶻奉冊立可汗逆謂曰屬聞可汗無禮自大去信自彊夫禮信不能為何足奉中國乎可汗諸貴人愕然駭皆跪伏

留不

遣

呂温與韋執誼厚因善王叔文再遷為左拾遺以侍御史副張薦使吐蕃會順宗立薦卒于虜虜以中國有喪留温不遣時叔文秉權與游者皆貴顯温在絶域不得遷常自悲元和元年乃還而柳宗元等皆坐叔文貶温獨免

不辱命

胡証太和公主降回鶻以檢校工部尚書為和親使次漠南虜人欲屈節之且言使者必易胡服又欲主便道疾驅者証固不從以唐官儀自將訖不辱命

具陳虜情偽山川險易

崔倫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逼為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因邏娑城閱六歲終不屈乃還代宗見之為感動嗚咽即

天子使

具陳虜情偽山川險易指畫帝前人服其詳

可當小國之君

李義琰使高麗其主據榻召見義琰不拜曰吾天子使可當小國之君奈何倨見我主詞屈為加禮

屈使者拜

商侑使回鶻可汗驕甚盛陳兵甲欲臣使者侑不為屈已傳命虜責

其倨宣言欲留不遣衆色怖侑徐曰可汗唐壻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憚其言不敢逼

虜以金遺陰埋帳下 杜暹以監察御史覆屯磧西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暹即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陰埋帳下已出境乃移文俾取之突厥大驚度磧追不及去

為西征記 韋洪機使西突厥冊拜同俄設為可汗會石國叛道梗三年不得歸裂裾録所過諸國風俗物産西征記比還太宗問外國事即上其書

三使絕域 張薦吐蕃賛普死為弔祭使占對詳辯三使絕域

持節弔回紇 蕭昕大歴中持節弔回紇回紇恃功廷讓昕曰乃中國亂非我無以平奈何市馬不時歸我直昕徐曰國家龕定冠難功雖絲毫不遺賞況鄰國乎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連禍又引吐蕃暴我郊甸天舍其衷吐蕃敗北

回紇悔懼叩顙乞和非天子恤舊功則隻輪不得出塞下孰為失信者回紇大慙回紇禮昕遣使者約和

喻國威信　婁師德上元初為監察御史會吐蕃盜邊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其首領論贊婆等自赤嶺操牛酒迎勞師德喻國威信開陳利害虜為畏悅

兄弟優劣　李義琰使高麗不拜及義琛再使亦坐召之義琛匍匐拜伏時人由是見兄弟優劣

口伐　鄭元璹口伐可汗

有專對材　問能使絶域者君以奇夫戎請和上表有專對材膺選劉禹錫呂温集序

白孔六帖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三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莫與儔

白孔六帖卷三十六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藉田十一

帝德一

白孝理　化成　理定制禮教成悅隨聖人順動而天下悅隨欣戴

樂推　悅服　垂拱　恭己　灋天地之德　聲教

無為　不嚴而理　勝殘去殺　民猶支體　以百姓

心為心　百度惟貞　九功惟序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九功

文治文明休明　明備之朝禮樂備也天下和平王道用成天下為

公　大同同和平也富有天下　天子有善讓之於天覆載

所及致之於升平照臨所加納之於仁壽帝道王猷四時成萬物覩凝
命正位凝命表正萬邦誕膺天命無疆之休澤及四海
萬邦作孚帝命式於九圍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德配天
地明並日月納隍之慮解網之仁湯王解網無為而治泣辜
聰明天聽惟德動天承天之休蓋之如天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罪已禹湯罪已其興勃焉天下自正海外有截言化
齊整也作民父母建皇極立大中之德孔神武聖文冠
卓千古長孫無忌帝嘗從容問曰朕聞君聖臣直人嘗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無忌曰陛下神武

聖文冠卓千古性與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誠不見有所失

天下大治

魏徵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清淨寡欲化被荒外

徵上疏曰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

焚寶衣毀廣殿安處卑宮

又曰焚寶衣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

不悅聲色

魏謩上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于今十年

好文辭

張說帝好文辭有所為必使視草

太平無象

牛僧孺它日延英召見宰相曰公等有意於太平乎何道以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匡濟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擾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彊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至盛亦足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

聰明寬厚

代宗聰明寬厚喜慍不形於色好學強記通易象

澤久

而愈深仁增而益高 柳宗元貞符曰十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愈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

德邁羲黄 一品集陛下文德邁于羲黄武功高于周漢

英武任賢寬仁厚物 吳武陵吳元濟叛武陵遺以書今天子英武任賢同符太宗寬仁厚物有玄宗之度

靈武乞正位號 裴冕初冕在河西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倚同辭進曰主上厭于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有如逡巡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凡五請卒見聽

動物悟人 裴劉贊帝王之將興其威靈氣焰有以動物悟人者也

上恬下嬉 權德輿贊禍難已平上恬下嬉

叶氣嘉生薰為太平 循吏序

乾清坤夷境落騫舉 韓愈元和聖德詩

垂旒黈纊匿瑕藏疾 陸相奏議蓋之

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黈纊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于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天子之德也

禹不自滿成不敢康周般于田不遹于色自閫壼以施王教由家道而形國風會昌二年尊號冊文

祈玄祖而膏雨降祀靈岳而嘉穀登上同

攘剗祆凶復張太平裴潾

萬寓晏清李華含元賦

四海寧一柳宗元四海寧一萬類蕃滋

一海波不驚李庚東都賦開元太平海波不驚

煙塵不動劉軻囊琛走道曾無虛日咫尺萬里烟塵不動

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韓愈

揮日舒咸順號令上

天戈所麾莫不寧順潮州刺史謝表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開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

明照無私幽隱

必達上 赫赫巍巍超今冠古上 經營乎無爲之業游息乎混元之宫上 地彌天區界軼海外上 詫業發神豐編照物僧籍于堯典差光于大陽來鵲聖政頌

祥瑞二

白惟德動天 感于神明書至德馨香感于神明 至德光大動于天地 戩穀 大賚休徵 嘉瑞 禎祥 福應 史不絶書 有道則見 天不愛其道降甘露 地不愛其寶出醴泉 坤珍降祉 呈祥 瑞命 式揚帝祉 靈物瑞圖 天降

茂祉神表靈貺非天私我皇家天地之心見表無疆之休效靈白魚火烏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于王舟鱗介兵象白者殷家尚白明殷當授于周又有火覆于王屋流為烏嘉穀玄稷金芝九莖漢宣時嘉穀玄稷降于郡國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金芝色如金銅池承霤也威鳳鳳有威儀者神雀山呼萬歲漢武封梁甫時洛出九疇洛出書孔安國云河圖即八卦是洛書即九疇是非煙飲醴光武中元二年幸長安祠長陵還洛陽宮是時醴出京師郡國飲醴者痼疾皆愈獨眇蹇者不差華平朱草蓂莢日歷得其分則蓂莢生慶雲卿雲浪井典略曰浪井不鑿而成孫氏瑞圖曰浪井不鑿而成者清淨則水流有仙人至或云神鼎丹甑醴泉浪井為大瑞式云麟鳳鸞

龍騶虞白澤神馬為大瑞隨即奏之應奏不奏杖八十又式云玄珠明珠玉英曰白玉赤文紫玉黃鐵金縢並為上瑞又云秬黍嘉禾芝草華木並為下瑞

三秀五雲

野穀旅生野蠶成繭光武時

異畝同穎唐叔得禾

連理

景星常見可以夜作

皇道無為帝德有象

日再中

晉羅含在任有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

孔二龍之符高祖皇后竇氏始太宗生有二龍之符后於諸子中愛視最篤

飛雉數集宮中褚遂良立晉王為皇太子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假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假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霸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三月大

雨雪羣臣入賀王求禮長安元年三月大雨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率羣臣入賀求禮讓曰宰相爕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為瑞則冬月雷亦為瑞雷耶味道不從求禮以瑞何感而來

以符瑞自神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襃類以聞姚璹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璹取山川草樹名有武字者以為上應國姓襃類以聞后大悅

新豐山因震突出則天皇后武氏臨朝新豐有山因震突出太后以為美祥赦其縣更名慶山

改元五鳳寶建德冬至大會僚吏有五大鳥集其宮羣鳥從之又宗城人獻元圭一孔德紹曰昔天以是授禹今瑞興之祚國宜稱夏建德然之改元五鳳

嘉禾代宗立為皇太子初太子生之歲豫州獻嘉禾於是以為祥乃更名豫

嘉符瑞事岑長倩武后擅位嘉符瑞事羣臣爭言之長倩懼閒亦開陳瑞石

李嶠武后時汜水獲瑞石嶠為御史上皇符一篇為世讖薄

柳宗元貞符曰 商之王以桑穀昌以雉雊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為符也

猫鼠同乳 崔祐甫會朱泚軍中猫鼠同乳表瑞詔示袞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可弔不可賀詔使問狀對曰臣聞禮迎猫為其食田鼠以其為人去害雖細必錄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邪

休符佳瑞 元結時議休符佳瑞相繼而有

乾符坤珍 唐文粹張說封禪頌乾符坤珍千品萬類

雲物告符 張曲江龍池頌木火更主雲物告符有若狼銜鈎魚躍舟素靈出黃星見

蝎迹成天 睿宗為冀王時寢壁閒蝎迹成天字掃之數日如初及即位雕玉鑄金為蝎形置道釋像前酉陽雜俎

大瑞則百官詣闕奉賀 凡景雲氣慶雲為大瑞其名物六十有四白狼赤兎為上瑞其名物三十

有八蒼烏朱鴈為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連理為下瑞其名物十四大瑞則百官詣闕奉賀餘瑞歲終員外郎聞有司告廟百官志

銘功三 即封禪

白咸五登三　七十二家　北里之禾　一茅三脊史記自古受命曷嘗不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二家北里之禾以為咸一茅三脊以為籍助天報地太山萬物之始封太山助天之山呼萬歲漢武時禪嵩山有高禪梁甫報地之厚也呼萬歲之聲三乃以三百戶封為祠戶漢武勒而虛美　相如有請封禪書頌　踐三五之遥跡踵八九之遐武文選八九謂七十二君也白雲起封中

史記漢武封太山白雲起封中**雲氣成宮闕**後漢光武封泰山雲氣成宮闕**探策**風俗通曰封太山者說山上有金匱玉策能知人壽修短漢武探策得十八因倒讀八十其後果壽八十**升中**禮因天事天因山升中于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詩**壇高廣刻石辭**武紀孟康注王者功成化定告成功於天封崇也助天之高刻石紀績有金策玉面金泥玉檢之封應劭曰封者壇廣十二丈高三丈階三等必於其上示崇高也刻石紀績立石三丈一尺辭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親以孝育人以仁四守之內莫不為郡縣八蠻四夷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上玄酒而俎生魚下禪梁甫祀地主示增廣也此古制成帝封廣一丈二尺有滕書祕語師古曰封上於山而下禪祭於地主也**禪云亭**管仲曰封禪者七十二家所記十有二無懷封太山禪云亭黃帝禪云亭**誰敢欺天**後漢

建武中羣臣言宜封禪詔曰　汗出　魏蔣濟上疏請封禪
百姓怨氣滿腹誰敢欺天　詔曰聞斯言汗出流
足　嵩高六合之中何必太山　袁子正論云　孔造天樞著功德
姚璹后造天樞著己功德命璹為使董督之功費　揭碑
浩廣見金不足乃斂天下農器并鑄以功賜爵
盧龍　張仲武請以本軍擊回鶻詔拜仲武副大使會回
鶻特勒那頡啜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使
其弟仲至與別將游奉寰等率銳兵三萬破之回鶻遂
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
功帝詔德裕為銘　揭　神武雄斷智出無方　陛下神武雄
碑盧龍以告後世　斷智出無方
震天威以霆聲掃獯戎而　豈比周穆犬戎之征荒服不
瓦解賛皇集進紀聖功碑
至漢武馬邑之伐羣帥無功　同上　紀軒后之功　徒知竭思　叙唐

堯之德（終愧難名）

漢武臺刻石紀功（太宗本紀貞觀十九年敗高麗九月癸未班師十月丙辰皇太子迎謁于臨渝關戊午次漢武臺刻石紀功）

天樞置端門外（則天皇后武氏武三思等請作天樞紀太后功德乃使納言姚璹護作乃大裒銅鐵合治之署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置端門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面五尺冶鐵象山為之趾負以銅龍石鑱怪獸環之柱顛為雲蓋出大珠高丈圍三之作四蛟度丈二尺以承珠其趾山周百七十尺度二丈無慮用銅鐵二百萬斤乃悉鏤羣臣蕃酋姓名其上）

圖書四

白握乾符　披皇圖　稽帝文　俯叶河圖之靈（並見文選）

河出馬圖明王之理天下也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河出馬圖謂龍馬負圖也有道則見　受命之符　龍馬出圖於河伏羲觀之以畫八卦神龜負書於洛夏禹負之以成九疇錫禹尚書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藏氣讖緯河洛開輿符命用出文選玄德升聞皇天眷命秘文　後漢荀卿臨終戒子統曰吾紼袟中有先祖所傳秘記為漢家所以用爾其修之統遂學焉朝廷多訪之以讖命官見司空門尹敏通博經史帝使校圖讖敏增之曰孔君無可為輔帝不罪亦以沉滯　名姓名已著謠籙許世緒并州人知隋將亡請唐公曰隋政不綱天下擾亂姓名以著謠籙　名在圖籙竇抗與高祖少相狎及楊玄感反謂高祖曰為我先耳李氏名在圖籙天所啓也　符讖

楊嗣復帝問符讖可信乎何從而正嗣復曰漢光武以讖決事隋文帝亦喜之故其書蔓天下班彪王命論有所引述特以止賊亂非重之也李珏曰治亂宜直推人事帝曰然

大雲經

則天武氏拜薛懷義鄂國公令與羣浮圖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春官尚書李思文詭言周書武成為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為受命之符后喜皆頒示天下

唐應為金德

裴光廷時有建言唐應為金德者中書令蕭嵩請百官普議光廷以唐符命表著天下久矣不可改亟奏罷之

陳符命

宗楚客常諷右補闕延禧陳符命以媚帝曰唐有天下當百世繼周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其符兆有八天皇再以陛下為周王是在唐興周則天立陛下為皇太子是在周興唐一也天后立文王廟二也唐同泰洛水圖云永昌帝業三也讖曰百代不移宗四也孔子曰百世繼周五也桑條歌應二聖在位九十八年而子孫相承九十八世六也乃二月慶雲五色天應以和七

也六月九日内出瑞蒜八也起則天為一世聖朝為二
世後子孫相承九十八其數正滿百世唐之歷乃三千
餘年帝
大喜
受命之符
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
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于帝於
湯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
孫稽揆典籍信哉唯茲德實受命之符柳文
唐公名在
圖籙
柳楚賢大業中為河北縣長高祖兵興堯君素據
郡固守楚賢說曰隋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
籙動以誠信豪英景赴天所贊也君子見幾
而作俟終日邪君素不從楚賢潛行自歸
牛繼馬
元
行
沖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魏收以
晉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馬姓以著石符行沖謂昭成帝
名犍繼晉受命
獨此可以當之
圖緯
姜謩薛舉冦秦州以謩山西豪望
詔安撫隴外委以便宜將行請曰
公天人之望已屬宜膺圖緯光有神器謩老
矣恐先朝露幸一見踐祚死不恨高祖嘉納
受河圖而

定王籙在昔黃帝受河圖而定王籙宓羲得神著而垂皇策堯配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繼成六德文王獲赤雀丹書而演道定謨子亦以謂禹探其穴得開世之符見文粹禹穴碑銘鄭魴

天寶符出開天傳唐開元末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桑字識者解之云桑者四十八所以符聖人御歷之數也及帝幸蜀之來歲正四十八年

龍負圖而大舜登狼銜鈎而后殷昌元圭錫於夏禹赤伏歸於漢光應運協符希代稱寶張說頌

通玄受讖步秘策則天皇后傳治銅甌北曰通玄受讖步秘策

封禪五

白登封降禪齊乎黃軒文選

登岱勒封與黃比崇黃帝封岱

勒成以紀太平之功 玉牒石紀金字 開以玉檢封以金泥 紀聖號編金冊

紀禪 告成 紀德 銘功孔封禪大使李勣帝東封泰山為封禪大使

賛圖封禪事竇封玄居位數年賛圖封禪事與李勣皆為使劉祥道為司禮太常伯

高宗封泰山有司請太常卿亞獻光祿卿終獻祥道建言三代六卿重故得佐祠漢魏以來權歸臺省九卿為常伯屬官今封岱大禮不以八座用九卿無乃徇古名忘實事乎帝可其議以司徒徐王元禮亞獻祥道終獻也

四國酋長赴會劉仁軌及封太山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儋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

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裴光庭玄宗有事岱宗中書令張說以天子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議欲加兵守邊召光庭與謀對曰夫告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

懼夷狄非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非懷遠也此三者名實乖矣

倡封禪議 張說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止

禮既畢行物亦隨耗 元稹策明皇即位任姚宋而右賢能也雖禹湯文武之俗不能過焉四十年間刑罰不試人用滋殖四海大和於是舉升中告禪之儀則封太山而秩嵩華念歲巡時邁之典則去咸鎬而朝洛陽禮既畢行物亦隨耗

果得相如草仍餘封禪文 李百哭蔣微君

東巡泰山奏功皇天 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膚明示德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

李百藥勸封禪表 六宗五帝禋祀惟永名山大川饗祀無輟 **又** 伏顧御六氣之辨順四序之和升彼岱宗具新威禮聽萬歲之迭饗紹千載之遐蹤

大號 柳宗元貞符曰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而其臣妄乃小取

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誇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脅敺縱踢俾東之太山石閭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無所有

岑文本勸封禪表裡六宗而報上帝班五瑞而朝諸侯撰玉牒眞紀

謝偃撰玉牒眞紀以勸封禪

禪梁甫蘇頲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騎内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頲復上言陛下發定禍亂方當深視高居制禮作樂禪梁甫登空峒何至厭天居衽金革為一日之敵

封禪書房琯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為校書郎

四十六事之著明七十二封之可識表識記奏河圖四十六事之著明登泰山禪梁甫七十二封之可識嵩山

啓母廟碑以周公之故將孔子之後文粹蘇頲東封朝覲頌序國鄒魯家洙泗秉汶野而圖記可知指泮林而頌聲不墜以周公之故將孔子之後翹然希王者之屬車聖人之清蹕大

禋旅之數重褒成之祿墳作四而藉言七也

行七十二君壇迹

太宗已平突厥而年穀屢豐羣臣請封太山太宗初頗非之已而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太山上七十二君壇迹唐禮志

封禪議

左僕射房玄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博採衆議奏上之其議曰為壇於太山下祀昊天上帝壇之廣十二丈高丈二尺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五寸玉檢如之厚減三寸其印齒如璽纏以金繩五周玉策四皆長一尺三寸廣寸五分厚五分每策皆五簡聯以金昊天上帝配以太祖皇地祇配以高祖已祀而歸格于廟盛以金匱匱高六寸廣足容之制如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璽而玉牒藏于山上以方石三枚為再累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璽其山上之圓壇土以五色高以天廣五丈四面為一階天子升自南階而封玉牒已封而加以土築為封高一丈二尺廣二丈其禪社首亦如之其石檢封以受命璽而玉檢別製璽方

一丈二分文如受命璽以石距非經不用又為告至壇方八十一尺高三尺四出陛以燔柴告至望秩羣神遂著于禮其他降禪朝覲皆不著

乾封元年封泰山

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為圓壇山南四里如圓丘三壝壇上飾以青四方如其色號封祀壇玉策三以玉為簡長一尺二寸二分厚三分刻而金文玉匱一長一尺三寸以藏上帝之冊金匱二以藏配帝之冊纏以金繩五周金泥玉璽璽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璽石碱以方石再累皆方三尺厚一尺刻方其中以容玉匱碱旁施檢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當繩刻深三分闊一寸三分石檢十枚以檢石碱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分印齒三道皆深四寸當璽方五寸當繩一寸五分檢立於碱旁南方北方皆三東方西方皆二去碱隅皆一尺碱纏以金繩五周封以石泥距石十二分距碱隅皆再累皆闊二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碱隅相應又為壇於山上廣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一壝號登封壇玉牒

玉檢石碱石距玉匱石檢皆如之為降禪壇於社首山上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三壝上飾以黃四方如其色其餘皆如登封其議畧定而天子詔曰古今之制文質不同今封禪以玉牒金繩而瓦尊匏爵秸席宜改從文於是昊天上帝褥以蒼地祇褥以黃配褥皆以紫而尊爵亦更焉

刊定儀注

玄宗開元十二年四方治定歲屢豐稔羣臣多言封禪中書令張說又固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太山於是說刊定儀注

立

圓壇於山上廣五丈高九尺

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圓壇上起方壇廣一丈二尺高九尺其臺四面為一階

積柴為燎壇於圓臺之東南

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六尺

為民祈福

玄宗問前世何為祕玉牒賀知章曰玉牒以通意於天前代或祈長年希神仙旨尚微密故外莫知帝曰朕今為民祈福無一祕請即出玉牒以示百僚

其登山也

為大次於中道止休三刻而後升其已祭燔燎侍中前跪稱具官臣某言請封玉冊皇帝升自南陛北向立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跪取玉冊置於案以進皇帝受玉冊跪內之玉匱纏以金繩封以金泥侍中取受命寶跪以進皇帝取寶以印玉匱侍中受寶以受符寶郎太尉進皇帝跪奉玉匱授太尉太尉退復立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退入于次太尉奉玉匱之案於石礠南北向立執事者發石蓋太尉奉玉匱跪藏於石礠內執事者覆石蓋檢以石檢纏以金繩封以石泥以玉寶遍印引降復位帥執事者以石距封固又以五色土圜封其配座玉牒封於金匱皆如封玉匱太尉奉匱從降俱服位以金匱內太廟藏於高祖神堯皇帝之石室其禪于社首皆如方丘之禮

雷公伐鼓杜甫西岳賦雷公伐鼓而揮汗樂師拊石而具發

七十二君罕能兼之封禪之事獨軒轅氏得之夫七

十二君罕能兼之其餘或躡踏風雲碑版祠廟終么麼不足進數告成上云亭考古垂矩矱韓愈聯句神位往古封禪之文皆闕不載其玉檢文亦祕代莫得知開元十三年上封太山乗馬直造山頂亦有一二大臣得從焉其玉檢文為蒼生祈福當時不祕人得以知之矣開元十三年十月封祀泰山去山距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帝以靈山清潔不欲多人上欲初獻於山上壇行事亞獻終獻於山下壇行事召禮官學士賀知章講儀注因問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君位五方精帝臣位帝號雖同而君臣各異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羣臣祀臣位于山下誠足以垂範來葉為變禮之大者也禮成于三初獻亞終合於一處於是五獻悉於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諸神座於山下壇行事玉牒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

升中六合殷威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
武底綏内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寳十有三年敬若天意
四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庚
寅祀昊天上帝于山上封臺之前壇高祖神堯皇帝配
享焉又為其銘曰維天生人立君以理維君受命奉天
為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涼者滅道高斯起赫赫高
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邦罄天張宇畫地開封
武稱有截文表時雍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
平一鼓禮備封禪功齊舜禹巖巖代宗衍我神主中宗
紹運舊邦惟新恭己南面氤氲化淳告成之禮留諸後
人緬余小子重基五聖匪功成高匪德務威欽若祀典
丕承永命至誠動天福我萬姓古封太山七十二君或
禪繹繹或禪云云其迹不見其名可聞祇通文祖光昭
舊勳方士求誕儒書不足佚后求仙誣神檢玉秦災風
雨漢汗編録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觀
政名非從欲銘心絶巖播告羣岳通典
禪草遺忠空

留茂陵之下文粹韓休蘇頲集序藩夷酋長入仗內呂向從帝東巡帝引頡利發及藩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鴟梟不鳴未為瑞烏豺狼雖伏不曰仁獸況突厥安忍殘賊莫顧君父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鏃於前荆卿詭動何羅竊發逼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汗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東封詔張說撰刻張說倡封禪儀多所裁正天意未合唐褚遂良帝將有事泰山至洛陽星孛太微犯郎位遂良諫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越古初方告岱宗而彗輒見此天意有所未合封禪之義有三三者何一位當五行圖籙之序二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張說封禪頌藉三脊盛六德不召斯至擁休之類如山則委曷用而秘蘇頲頌

巡狩 六

白王有巡狩省四方也傳以大習之大習朝會之禮展義天子非展義不巡狩注所以宣布德義卜征又曰先王卜征五年注先巡五年而卜吉凶也征巡狩也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五年五卜皆吉則行小有述職大有巡功時巡書曰又六年王乃時巡注十二年一巡以時而巡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易觀卦宣皇明以燭幽究皇儀展帝功乘六龍翠蓋遲遲並文選備瀍駕上順天時旁求人瘼必蹕禮言觀其旂東巡虞書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注岱宗泰山也燔柴以告天肆覲東后遂見東方之君南巡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西巡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朔巡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朔北

也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東征（西怨湯書）奚獨後予（怨者辭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蘇息也）撫萬邦巡侯甸（周書成王）成有岐陽之蒐穆有塗山之會（皆示諸侯禮也）時邁巡狩（告祭柴望詩）大明黜陟（黜陟幽明）膳以犢（禮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貴誠也）陳詩觀風命市納賈（以觀人之好惡）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給）僞遊雲夢（漢高祖擒韓信）望幸明黜陟之分（則有巡功）崇望秩之儀（是稱展義）述邦職以省方（觀人風而展義）周禮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注梐枑行馬也）設宮車轅門（注謂王行止宿險阻之處）

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御車以為其表門**為帷宮則設旌門**注謂晝止若食其張帷為宮則樹旌以表門**無宮則供人門**注謂王行有逢遇若住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人表門也

西成之望既登陳巡之禮斯備**將順其動無逆於時　五載一巡**自東而北**問其百年視其三老**每巡狩皆歲視老三公致仕之老明其三德三德者至德孝德敏德也**孔幸東都**褚無量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無量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臣漢孝景祠黄帝橋山孝武祠舜九疑高祖過魏祭信陵君墓過趙封樂毅後孝章祠桓譚冢顧陛下所過名山大川邱陵墳衍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並詔致祭**偃翠華而徘徊**建中末德宗南狩偃翠華而徘徊簫勺之音洽于巴漢劉禹錫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記**黄屋順動狩于巴梁**建中

四年京師急變黃屋順動狩于巴梁公徒步間道以歸王所奚公神道碑同上

單車詣行在所

文粹皇居失守大駕東狩太傅許公正皇儲立母后朝廷又安單車詣行在所肉袒徒跣雪泣上言曰廟主不行陵寢不告蒼黃順動莫知攸往況西無正名之伐東異省方之行南征無復國之期北濟乏召君之慮當闕右不遠王畿未虧巡狩之名免貿出君之恥乃睠是邦因駐清蹕文粹少華山佑順侯碑唐鄴

馳洛邑

鶩襄城

文粹嵩山啓母碑省方巡狩舉星畢曳雲稍召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馳洛邑鶩襄城雀融

詔蹕鳴鑾

文粹少姨廟碑楊炯誤詔蹕鳴鑾巡漢皇之中嶽

告於其方之州

天子巡狩告於其方之州曰皇帝以某月巡狩各修乃守考乃職事敢不儆戒國有常刑唐禮樂志

問高年

將發告于圓丘前一日皇帝齋如郊祀告昊天上帝又告于太廟社稷具大駕鹵簿所過州縣刺史令候

於境通事舍人兼制問高年祭古帝王名臣烈士既至刺史令皆先奉見將作築告至圓壇於嶽下四出陛設昊天上帝配帝位天子至執事皆齋一日明日望於嶽鎮海瀆山川林澤邱陵墳衍原隰所司為壇

肆覲

明日乃肆覲將作於行宫南為壝三南陛之西文武官次門外東西刺史令次文官南蕃客次武官南列葦路壇南文官九品位壝東南武官西南相向刺史令位壇南三尺庭一蕃客位於西又設門外位建牙旗於壝外黄麾大仗屯門鈒戟陳壝中吏部主客戸部贊羣官客使就門外位刺史令贄其土之實錦綺繒布皆五兩為束錦以黄帊常貢之物皆篚

獻壤奠

戸部導貢物入刺史前龜首之金次之丹漆絲纊四海九州之美物重行陳執者退就東西文武前側立通事舍人導刺史一人解笏肬舄執贄升前北向跪奏官封臣姓名敢獻壤奠遂奠贄舍人跪舉以東授所司刺史笏舄復位

日孌

日孌方旋張說封禪頌

幸東京

將親征蘇源明史思明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上疏極諫天子順動人皆幸之之謂幸人皆病之之謂不幸請先謁陵廟而即宮顔眞卿改尚書右丞帝自陜還眞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宮宰相元載以為迂眞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五狩朝恒岱韓愈聯句

朝會七 制朝儀 不朝附

白周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春朝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謀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九賓之儀自公侯至士也三揖之禮天子

當陽云云聲明文物　端旒負宸來王　九品陳儀四方述職恭已南面　垂拱　咸造勿褻在王庭造至也褻慢也畢會　和見書和見事于周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　朝會禮之經也周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皆視諸侯禮也講禮傳曰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也五服有辟六年五服一朝大明黜陟周書駿犇　和會　無敢不庭周有後至肅穆退朝正位正君臣之位　辨色禮曰朝辨色始入注羣臣皆辨色乃入朝也視朝君日出而視朝慢朝懈位趣朝於鳳闕就列於鵷行　會以訓上下之則朝以正班爵

之義帥長幼之敘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　禁慢　朝錯立族譚者周禮皆謂不肅敬者有疾魏鍾繇元帝時有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便載輿虎賁士輿上殿就座是後三公有疾以為故事有度霍光每出入下殿進止有常度一二臣衛敢執壤奠書韓侯入覲以其介圭詩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鏘鏘諸侯朝正於王傳王覲為可石碏謂州吁云云述職諸侯朝天子曰述職名位有數車服有庸方明儀禮覲禮曰諸侯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方四尺設六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璋西琥

北瓚東圭注云深高也四時朝覲受於此時會殷同也宮謂壝土為壇以象牆壁為宮於國外春會同於東方夏南方秋西方冬北方夫方明者上下四方之神所謂神明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天之司盟猶宗廟之有主王巡狩至岳下諸侯亦為入宮以見之

朝既盈矣昌矣高皇帝之朝巡鄧通方倖在上傍怠慢丞相申屠嘉入曰朝廷之儀不可不肅罷朝召通曰高皇帝之朝巡小臣不敬當斬帝使赦通曰此吾弄臣也

將朝尚早趙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孔張失位違位越班

委積膳獻餐羣散器周禮宰夫凡朝廷會同賓客以禮之濡掌其委積膳獻飲食賓牢賜之餐羣與其陳數

庭實旅百

玉帛相見謂好會也

諸侯屬至

也屬羣庭爭相叱後漢詔議還北虜生口公卿皆言不宜還司徒桓虞改議安帝從鄭弘第五倫

皆悵之弘欲激厲虞因大言曰當還者皆不忠虞廷叱之倫皆作色司肆奏謝詔云云何尤而謝

又 張酬

孟侯太尉與司隷晏稱共謝闕下酬因責讓稱其辭語不遜酬遂廷叱之司徒呂蓋奏酬位三司知公門宜屏氣以領詔命反作色大言云云遂策免

制朝儀叔孫通 與弟子徵魯諸生共起朝儀習之月餘會十月諸侯朝百官各以次陳列臚句傳皇帝輦出房闥帝曰吾乃知皇帝之貴

朝有著定 著定列位之處

會有表 表亦位也

表著之位 所以昭事序

脩其班制 禮

鵷行 鳳闕

官由位序 朝以禮成

君召 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禮曰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九儀 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位

偏駕不入王門 儀禮入王門乘墨車

陵三軍者或懼於朝廷之儀

左九棘 孤卿大夫位焉

右九棘 公侯伯子男位

外朝之位 馬此周禮

鞭呼 司士率其屬以鞭呼趨朝且辟禁慢朝錯立

族譚 禁慢朝錯立族譚者

縠朝而顧 不有異事必有異慮

朝言不及犬馬

濟濟翔翔 之美朝廷

左嘉石 右肺石

鞠躬

外蕃朝 漢宣甘露年匈奴呼韓耶單于欵五原塞願奉國珍朝

詔議班次有司曰聖人之禮先京師後諸夏先諸夏後夷狄陛下聖德充塞單于嚮風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禮儀宜如諸侯王位下蕭望之以為聖人正朔不及四夷外而不内宜待客禮後不至不為叛臣宜以客禮待之位次諸侯王上詔從之

大行臚句傳 傳語告下曰臚下告上曰問曰句大行今鴻臚也

朝儀 後漢竇融將會大軍先遣從事問會見之儀時軍旅之世帝聞融禮儀甚善之宣告百寮

三公領兵入見 魏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後前太祖將討張繡入見天子始復此制

帶劒入後漢梁冀帶劒入省尚書張凌呵叱令出冀跪拜謝凌凌不應因劾奏詔以一歲俸贖罪設

燈魏武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乃召諸計吏前受戒敕於階下設白獸樽見納

諫門注差次功位漢高后欲差次列侯功以定朝位優異漢詔蕭何劒履上殿入朝不趨

贊拜不名又後漢包咸為大鴻臚每進見賜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

王入朝後漢東平王蒼入朝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蒼以

受恩禮過不安上疏辭不朝貶爵削地六師移之孟子諸侯朝天子曰述職

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召君傳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

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戮防風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禹乃殺之賜吳王几杖漢文

帝時吴王濞詐病不朝賜之几杖務以德化**不朝之間無歳不聘**鄭太叔謂楚人曰

坐家視事何澄為僕射以疾辭詔聽不朝坐家視事**不能造朝**孟子齊宣王使人召孟子孟子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奴上朝謁**漢霍雲當朝請數稱病而私出多從賓客張圍黃山苑中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孔著位不肅**唐臨再遷侍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衆皆悚伏**入朝**張茂昭為節度使入朝為帝從容言河朔事帝悚聽曰恨見卿晚**請擧宗還朝**入兼太子太傅乃請擧宗還朝表數上帝乃許比鎮遣客間說皆不納詔左庶子乘驛往代茂昭奉兩州符節管鑰圖籍歸之先勑妻子上道戒曰吾使而曹出易庶使後出不為汙俗所染未半道迎拜兼中書令**宵衣**李德裕上丹扆

六箴其一曰宵衣諷視朝希晚也
朝麟德殿田洪正同門下平章事是歲來朝麟德殿眷勞殊等
朝會禮之本柳冕朝會禮之本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稽古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會尚書省應考績事臣忝牧圉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入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疎朝覲之禮廢而復舉德宗許還
賦朝天行張建封貞元四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十三年來朝赴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以獻
寒生千門裏日照雙闕間
禁旅下成列爐香起中天輝輝睹明聖濟濟行俊賢韋應物觀
朝詩朝覲國家大禮柳冕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庭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者臣之大願累上
表其辭哀切
月視朝纔三四韋處厚方天子荒暗月視朝纔三四處厚入見

即自陳有罪願前死以謝帝曰何哉對曰臣昔為諫官不能死爭使先帝因吠與色而至不壽於法應誅然所以不死者陛下在春宮十有五矣皇子方襁褓臣不敢避死亡之誅帝大感悟

記諸侯朝覲 顔真卿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

未嘗會朝 陸贄上書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自擅據地未嘗會朝

陽隨笏趣意野耄 司空圖還洛陽詔圖入朝圖陽隨笏趣意野耄乃聽還

五日一見謂之起居 李琪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天子未嘗視朝而入閤之制亦廢常參之官日至正衙者聞傳不坐即退獨大臣奏事日一見便殿而侍從内諸司日再朝而已明宗初即位乃詔羣臣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而内殿謂之起居琪以謂非唐故事請罷五日起居而復朔望入閤然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

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見故謂之入閤然衙朝也其禮尊閤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已後因亂禮闕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王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閤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閤為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閤其後亦廢至是而復然有司不能講正其事凡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閤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閤琪皆不能正也五代史卷五十四

屏營魏闕之思夢想神明之遊 劉禹錫請朝覲表

企鸞鷺於紫霄獨無羽翼 仰星辰於黃道徒竭丹誠 柳宗元乞朝覲狀

請朝京師 郭崇韜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因沮其事章累上輒不許存審伏枕嘆曰老夫事二主四十年今天下一家四夷殊俗至於亡國之將射

鈎斬袪之人皆得見天子奉觴為壽獨余棄死于此豈非命哉卒于幽州五代符存審傳天威咫尺誠寤寐而無違雲漢昭回囘瞻仰而何及柳為崔中丞請朝葵藿之誠彌切犬馬之戀逾深竊國賔五獻之禮希康侯三接之恩同上鳴珮執玉柳宗元邠寧進奏院記鳴珮執玉展禮天朝皇帝元正冬至受羣臣朝賀而會前一日尚舍設御幄于太極殿有司設羣臣客使等次於東西朝堂展縣置按陳車輿又設解劒席於縣西北横街之南唐禮樂志其日將士塡諸街勒所部列黄麾大仗屯門及陳於殿庭諸侍衛之官詣閤奉迎羣官就同上侍中版奏請中嚴先置者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衮冕冬至則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自西房即御坐南向符寳置于前公主以下及諸客使

等就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皆再拜上公壹人詣西階脫舃跪解劒置于席升當御座前北面跪賀稱其官臣某言元正首祚景福惟新伏惟開元神武皇帝與天同休乃降階詣席跪佩劒俛伏興納舃復位在位者皆再拜宣制曰履新之慶與公等同之初羣官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别為一案俟於右延明門外給事中以祥瑞案俟於左延明門外戸部以諸州貢物陳于太極門東禮部以諸蕃貢物可執者蕃客執入就位其餘陳於明堂前上公已賀中書令奏諸方表黄門侍郎又進跪奏祥瑞於案侍郎與給事中引案退戸部尚書進詣階前跪奏稱戸部尚書臣某言諸州貢物請付所司承制退稱制曰可禮部尚書以次進詣階跪奏稱禮部尚書某言諸蕃貢物請付所司承制退稱制曰可太府帥其屬受諸州及諸蕃貢物出歸仁納義門執物者隨之典儀曰再拜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者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皇帝降坐御輿入自東

房侍臣從至閤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蕃客先出冬至不奏祥瑞無諸方表禮樂志

請三日一朝 貞觀十三年房玄齡奏天下太平萬機事簡請三日一朝臨朝許之出通典

每日常坐 二十三年太尉無忌等奏請視朝坐日高宗報曰朕初登大位日夕孜孜猶恐擁滯衆務自今以後每日常坐同上

朝于洛陽 五代南平世家以騎士三百為衛朝于洛陽莊宗果欲留之郭崇韜諫曰唐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而季興以身述職為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動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以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意不可莊宗乃止厚禮而遣之

天子憑玉按劒履若雲行 李白入朝曲天子憑玉按劒履若雲行日出照萬戶簪裾爛明星

鴛鷺充朝 柳宗元與權補闕書

赫奕儼冠蓋 百蠻奉選班萬國朝未央赫奕儼冠蓋紛綸盛服章唐太宗正月臨朝詩

巢山鴐海之羣狼轟鳥章之君不期而趨于闕下者四十有三萬楊炎鳳翔出師頌

踰沙紛在列德兼三代禮功包四海圖踰沙紛在列執玉儼相趨岑文本奉和臨朝詩

賀宸延百辟垂旒御九賓師古臨朝詩

親望穆穆之光韓愈元和聖德詩曰與羣臣序立紫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

唐以冬至一陽始生萬物潛動所以自古聖帝明王皆此日朝萬國觀雲物禮之大者莫逾是時其日亦祀圓丘皆令攝官行事質明既畢日出視朝國家以來更無改易緣修新格其日祀圓丘遂改用小冬日受朝通典

自今以後每年五月一日御宣政殿與文武百寮相見京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奏在京者並聽就列同上

天寶三載冬勅伏以昊天上帝在所尊顯恭惟祀典每用冬至既於是日有事圓丘更受朝賀實深兢惕自今以後冬至宜取以次

日受朝永泰二年詔冬至令有司祭南郊復於含元殿受朝賀同上

聘八　還珪璋附

白時聘結好大行人云時聘以結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展幣儀禮奠幣還圭儀禮辭玉傳襄仲辭秦玉郊勞謁關關人問從者幾人注具為供也庭實館穀館人為賓三日具沐五日具浴致館禮以安之傳曰叔弓如晉致館辭曰云云多貨傷德聘主禮意多其貨則傷敗其德幣美則沒用幣以副忠美之則主於幣失禮本意沒失也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禮歲聘以志業傳鹿鳴

皇皇者華並饗美使臣之詩也周禮野廬氏賓客至將徒聚欜有相翔者誅之注相翔謂四面翔觀視賓客衣物將盜之卿士並聘傳云凡君即位大夫之私覿非禮也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二君也發幣於公卿 致饔餼生肉也餼牽積芻禾禮儀醯醢百甕 芻米 蕃客准式季友主賓格鴻臚諸蕃官客食宜令御史按察有供給不如法隨事糾彈餼客餼二牢米百筥適子之館授子之餐還珪璋尚書如五器卒乃復復還圭璧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二生一死之不還 傳襄仲辭玉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曰君不忘舊好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注云已聘而還其珪璋輕其禮不欲與之為好也儀禮君使卿皮弁

還玉於賔 君子於玉比德以聘重禮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磨之義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受也

孔阿史那 突厥阿史那戎狄熾彊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靜往聘與連和

二國交驩曰聘 唐文粹盛均仲尼不歷聘解夫二國交驩曰聘以臣使於君亦曰聘男輸財於女國駕帛於士皆曰聘

觀夏道則之杞 觀殷道則之宋較是而言雖它國可知也安謂歷聘

上以黄騮玉帶報聘 五代東漢世家劉旻兀欲聞旻自立頗幸中國多故乃遣其貴臣述軋高勳以自愛黄騮九龍十二稻玉帶報聘

周制諸侯遣使聘天子 皆以卿為使大夫為上介士為衆將并之朝釋幣於禰告為君然後釋幣於行介及衆介皆從遂受命于朝受聘珪享束帛加壁遂行至天子畿更張旜先謁關人關人報王使請事遂導以入王使大夫授館遣人致飧將行聘之前皆遣

人擯館於文王廟門外行聘之朝釋幣於禰服冕服乘車建旜至大門外下車王服皮弁服受聘受訖王更服服衮冕入廟當扆而立賓入次改服裨冕而入士介皆隨賓後入行享于廟亦升堂進玉王前撫之亦行三享王禮之出廟門更行私覿之見王出至大門内使問其君及勞聘賓還館主人致饔餼明日發幣於公卿然後受饗受燕而還王亦使送出境通典

若諸侯相聘之制 則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内不相凌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以珪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珪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人皆讓矣同上

御游九

白原農事 管子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注原察也不本謂不修本務也 補

不足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豫秋為西成尚有不足者也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遊豫之業無荒亡之行桓公再拜曰寶法言其法可寶為諸侯度孟子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春遊以發生啓諸蟄於潛戶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稌文選漢高過沛擊筑為大風之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云云泛舟兮濟汾河漢武秋風詞曰駕六龍乘八駿崆峒問道黃帝之拜廣成瑶池舉觴漢武之宴王母楚襄王遊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句陳瀍駕天仗仙衛遊赤水黃帝皇儀帝容從游必蹕佚遊欲肆其心車轍馬跡左傳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

有車轍馬跡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遊海齊景公遊海十月而不歸畋

有洛太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反楚昭王登荆臺而遊其樂遺老忘死罔遊

于逸罔淫于樂大禹謨怠荒無怠無荒書盤遊無度樂遠出

而露威靈數搖動而勞軍旅本非人主急務也長楊賦樂佚遊語孔

幸華清宮張仲方為諫議大夫詔幸華清宮仲方曰萬乘之行必具葆衛易則失威重不從猶見慰

勞幸芙蓉園房玄齡帝幸芙蓉園觀風俗玄齡教子弟洒掃庭堂曰乘輿且臨幸有頃帝幸其第

因載玄齡還宮校獵溫泉薛元超帝校獵溫泉諸蕃酋長得持弓矢從元超奏夷狄野心而使挾兵

在園中非所宜也本傳微服潛遊李嶠上書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

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輿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崇邃輕尊嚴微服潛遊閲廛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禍生意外縱不自惜奈宗廟蒼生何

五陵　姚崇子奕開元中有事五陵有司以鷹犬從奕曰非禮也奏罷

臨幸　楊國忠帝常歲十月幸華清宮春乃還而諸楊湯沐館在宮東垣連蔓相照帝臨幸必徧之五家

幸郭鏦別墅　郭鏦別墅在都南尤勝塏穆宗常幸之置酒極歡

掌舍設帟金吾劃次　唐丈粹張說東山記

緹騎環山　緹騎環山朱旆焰野

人君出入則撞鍾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百司必備物而後動蓋所以為謹重也謹重則尊嚴尊嚴則肅恭　唐儀衛志

九重繡轂翼六龍而畢降　歐陽詹曲江池記九重繡轂翼六龍而畢降千門錦綉同五侯

以偕至若騎從輕馳則道途之拱辰之備若乘輿稍具則邑縣有駕肩之憂元稹諫駕幸溫湯狀累聖已來深戀攬轍驪宮圯壞永絕修營官曹盡復於田萊殿宇半堙於岩谷深林有逸才之獸環山無匡衛之盧陛下若騎從輕馳則道途之拱辰之備若乘輿稍具則邑縣有駕肩之憂若卧殿宿張則原野無徼巡之所若鑾車夕入則門禁失啓閉之時六軍守衛於空宮百吏宴安於私室忝為臣子誰不惕然時乘六龍肆覲東后韓愈賀冊尊號表當議明堂辟雍之事撰泰山梁甫之儀搜三代之逸禮補百王之漏典時乘六龍肆覲東后

御宴十

白湛露天子宴諸侯也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

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式宴以樂 和樂且湛樂與賢者共之 莫不令儀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王在在鎬凱樂飲酒鈞臺夏啟有鈞臺之享 塗山周穆有塗山之會 萬樞之暇 堯酒千鐘堯樽柏梁之宴會 金罍玉饌肅穆之容皇情歡洽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左傳觀威儀省禍福甯子曰古之為享食以觀威儀省禍福 加籩之禮折俎之歡我有酒旨從游侍食資飲食以合歡用歌舞而飾喜 周文有在鎬之樂漢武有濟汾之歌 周穆舉觴為瑶池之宴宴西王母也 漢高擊筑

為沛人之歌大風之歌也

孔不宜侍游宴王及善時二張怙寵每侍宴無人臣禮及善數裁抑之后不悅曰卿年高不宜侍游宴但檢校閤中

濵曲弟子二十侑宴李訓還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講入院詔濵曲弟子二十人侑宴示優寵

宴麟德殿張茂昭召宴麟德殿

宴廣達樓王君㚟破吐蕃以功還大將軍凱旋明皇宴君㚟及妻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成郡夫人

與百官高會李珏穆宗即位荒酒色景陵始復土即召李光顏于邠寧李愬于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羣臣珏與宇文鼎溫畬韋瓘馮約同進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顏等將與百官高會且元朔未改陵土新復三年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之使未還遏密弛禁本為齊人鐘鼓合饗不拖禁内夫王者之舉為天下法不可不謹且光顏愬忠勞之臣方屬秋屯邊如令訪謀猷付疆事召之可

也豈以酒食之歡為厚邪帝雖置其言然厚加勞遣

宴同明殿

齊澣中宗在廬陵澣上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召澣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如初卿豫有力焉

宴禁中

鄭裔綽還給事中會賜宴禁中天子擊毬至門下官謂二人曰近論漢公事類朋黨者

九夷蓮瑤席

五狄列瓊筵唐太宗玄武門宴羣臣

雲標金闕迥樹杪玉堂懸

杜審言蓬萊三殿侍宴

夏宴蒲萄園

李適為學士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夏宴蒲萄園賜朱櫻

大會羣臣命婦合宴宣政

袁利貞高宗時為太常博士周王侍讀及王立為太子百官上禮帝欲大會羣臣命婦合宴宣政殿設九部伎散樂利貞上疏諫以為前殿路門非命婦宴會倡優進御之所請徙命婦別殿九部伎從左右門入罷散樂不進帝納之既會帝傳詔曰卿奕葉忠鯁能抗疏規朕之失不厚賜無

以勸能者乃賜物百段

但宴武臣

元行欽遷武寧軍節度使莊宗宴羣臣於內殿酒酣樂作道平生戰陣事以為笑樂而惟行欽不在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曰奉敕宴使相紹榮散官不得與也莊宗罷會不樂明日即拜行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此不召羣臣入內殿但宴武臣而已五代史

天歡

李宗楚等謝曰既陪天歡不敢不醉景龍文館記

天杯

又曰敬舉天杯飲

薜幄列簪裾

宴韋嗣立莊

後罰三杯

宴白鹿觀御詩序人題四韻後罰三杯上

瓊筵

張說玉斝飛千日瓊筵薦八珍

尚食設羣官升殿者坐

文官三品以上於御座東南西向介公酅公在御座西南東向武官三品以上又於其後朝集使都督刺史蓄客三等以上座如立位設不升殿者座各於其位又設羣官解劒席於縣之西北云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自西方即御座侍中奏請

延諸公王等升典儀承傳階下賛者又承傳在位者皆再拜應升殿者詣東西階至解劍席脫舄解劍升上公一人升階少東西面立於座後光祿卿進詣階間跪奏稱臣某言請賜羣臣上壽殿中監受爵奉進皇帝舉酒訖殿中監進受虛爵以授尚食尚食受爵於坫初殿中監受虛爵殿中典儀唱再拜階下賛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上公就座後立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賛者承傳俱就坐歌者琴瑟升坐笙管立階間尚食進酒至階殿上典儀唱酒至興階下賛者承傳皆俛伏起立於席後殿中監到階省酒尚食奉酒進皇帝舉酒大官令又行羣官酒酒至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賛者承傳皆再拜搢笏受觶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賛者承傳皆就座皇帝舉酒尚食進受虛爵復於坫觴行三周尚食進御食至階殿上典儀唱食至興階下賛者承傳座者皆起立座後殿中監到階省按尚食品嘗食訖以次進置御前大官令又行羣官按設食訖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賛

者承傳皆就座皇帝乃飯上下俱飯御食畢仍行酒遂設庶羞二舞作若賜酒侍中承詔詣東階上西面稱賜酒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承傳坐者皆起再拜立受觶就席坐飲立授虛爵又再拜就座酒行十二遍會畢殿上典儀唱可起階下贊者承傳上下皆起降階佩劍納舄復位位於殿庭者仍立於席後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若有賜物侍中前承制降詣羣官東北西面稱有制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宣制又再拜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皇帝興御輿入禮樂志

藉田十一

白帝藉千畝三推禮天子正月擇元辰親載耒耜率公卿諸侯大夫躬耕藉田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也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秉耒天子為藉千畝躬秉耒以事天地社稷以為醴

酪齊盛於是乎取敬之至也教養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天子親耕於南郊諸

侯耕於東郊以供齊盛致其誠信身嗇夫下種農祥辰正土膏脉起

天田地利以給宗廟以供禘郊懋力務本敦孝致敬勤已勸人

春藉青壇修六府穀之為本陳八政食以為先具田器布農事

播種秠之種撰播殖之器藉田賦蔥犗黛耜存救之要術

並藉田賦勞酒親耕還乃宴飲於大寢公卿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戒農用國語司空除壇于藉

農大夫戒農用王耕一撥公卿大夫以次耕庶人終于千畝鈎盾弄田漢昭紀上耕鈎

看弄田在未央宮中廢藉田國語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王國之大事在農上帝粢盛於是乎出是

以稷為大官又藉田之禮廢則王教之典闕矣勸農之道缺矣又文選策秀才文云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號公納諫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是知食為民天農為國本將率三推誠本農於后稷不藉千畝豈貽諫於虢公后稷躬耕既種既戒將耒耜以率先不躬不親豈粢盛之致信金根晉輿服志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也置耒耜於軾上親祀先農晉禮志云尚書符問藉田至尊應親祀先農否賀修答曰漢儀無正自祭之文然王者祭四望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以此為親祭之義也后稷播殖夏禹躬耕降靈壇撫御耦王藉周禮甸師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注云入其黍稷以供粢盛先蠶東觀漢記曰馬皇后置織室蠶於濯龍中又皇后採桑壇在蠶宮西南蠶事既登分繭稱

絲又以桑爲均皇后躬桑將一條執筐受桑蠶始生后食之三灑而已夫人繅三盆孔種麥苑中太子瑛帝種麥苑中瑛及諸王侍帝曰是將薦宗廟故親之亦欲若等知稼穡之難因分賜侍臣曰春秋書無麥禾古所甚重比詔使者閱田畝所對不以實故朕自蒔以觀其成躬藉田陳子昂上言曰臣願陛下躬藉田親蠶以勸農桑舉數十年之墜典有北人來示將藉田勑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柳宗元與楊誨之書悼藉田之罷意思䰟䰟誠愛我厚者同上報楊誨之書星紀既周土膏將動張曲江藉田制惟是千畝未展三推今星紀既周土膏將動去農祥之不日考帝藉之以時皇帝孟春吉亥享先農遂以耕藉前享一日奉禮設御座於壇東西向望瘞位於壇西南北向從官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居後

奉禮位於樂縣東北贊者在南又設御耕藉位於外壝南門之外十步所南向從耕三公諸王尚書卿位於御座東南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酅公於御位西南東向北上尚舍設御耒席於三公之北少西南向奉禮又設司農卿之位於南少退諸執耒耜者位於公卿耕者之後非耕者之前西向皇帝已享乃以耕根車載耒耜於御者間皇帝乘車自行車降大次乘黃令以耒耜授廩犧令横執之左耜寘于席遂守之皇帝將望瘞謁者引三公及從耕侍耕者司農卿與執耒耜者皆就位皇帝出就耕位南向立廩犧令進耒席西北向解韜出朱執以興少退北向立司農卿進受之以授侍中奉以進皇帝受之耕三推侍中前受耒耜反之司農卿卿反之廩犧令令復耒於韜執以興復位皇帝初耕執耒者皆以耒耜授侍耕者皇帝耕止三公諸王耕五推尚書卿九推執耒者前受之皇帝還入自南門出内壝東門入大次享官從享者出太常卿帥其屬耕于千畝皇帝還宫明

日班勞酒於太極殿如元會不賀不為壽藉田之穀歛而鍾之神倉以擬粢盛唐禮樂志

帝社壇太常少卿韋叔夏博士張齊賢等議曰祭法王者立太社然後立王社所置則無傳也乃奏言經無先農與社一神今先農壇請改曰帝社壇以合古王社之義其祭准令以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勾龍氏配於是為帝社壇又立帝稷壇於西如太社太稷而壇不設方色以異於太社

開元二十三年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勾芒躬耕盡壠止遂躬耕盡壠止

肅宗乾元二年詔去耒耜雕刻命有司改造之天子出通化門釋祓而入壇遂祭神農氏以后稷配冕而朱紘躬九推馬九農壇高五尺廣五丈四出陛其色青

初議太宗親祭先農藉于千畝之甸藉田方面所在給事中孔穎達曰禮天子藉田於南郊諸侯於東郊晉武帝猶於東南今於城東不合古禮太

宗曰禮緣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書云平秩東作已在東矣又秉青輅推黛耜者所以順於春氣且朕見居少陽之地田於東郊蓋其宜也於是遂定通典

憲宗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藉田皇帝夾侍二人正衣二人侍中一人奉耜中書令一人禮部尚書一人侍從司農卿一人授耒耜于侍中太僕卿一人執牛左右衛將軍各一人侍衛三公以宰相攝九卿以左右僕射尚書御史大夫攝三諸侯以正員一品官及嗣王攝推數一用古制禮儀使一人太常卿一人贊禮三公九卿諸侯執牛三十人用六品以下官皆服袴褶御耒耜二并韜皆以青其制度取合農用不雕飾畢日收之每牛各一人絳衣赤幘取閑農務者禮司以人贊導之執耒持耜以高品中官二人不袴褶皇帝詣望耕位通事舍人分導文武就耕所

草具其儀時雖草具其儀如此以水旱用兵而止

岑文本藉田頌迴輿南畝駐蹕東壥親耕帝藉躬稼大田

方期多稼介此豐年富寔教資農惟政本上敦播植下勤藨蔉耕藉田玄宗本紀開元二十三年正月乙亥耕藉田大赦侍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六十以上上州司馬賜陪位官勲爵征防兵父母年七十者遣還民酺三日帝躬乎天田李白明堂賦

白孔六帖卷三十六